

# 戰門月刊社出版



第一卷 第一期

## 反攻筆談會

鑑往知來反攻必勝  
反攻勝利是邏輯的必然  
我的反攻必勝觀  
今天急須努力的事  
爭氣為制勝之本  
只管耕耘不問收穫  
反攻必勝面面觀  
「因國」必敗  
反攻由我哀兵必勝  
侵略愈多崩潰愈快  
切實完成反攻準備  
爭取反攻必勝之道  
歷史就是證驗  
反攻必勝絕無疑問

我的「蘇俄征服中國密件」

亞歷山大大王的戰術  
反共戰鬪的哲學基礎  
創建新型游擊戰  
三次大戰何時爆發

泛論諸葛亮  
千里室縱橫談

三民主義與中興  
文藝與戰爭  
權度論

黃宋張	曾李趙	王劉葉	黃鄒	張若	葉王
念劍今	尺澤新	光煥	鐵	影鏡	鐵君
瞇慈仇可震	雄子民命	炎青	文君魯	李仲生譯	藍青

戰門月刊社出版

## 三民主義與中興

葉青

這幾年來，『中興』底話很流行。有以越王勾踐爲言者；有以漢光武爲言者；有以郭子儀爲言者，確實，我們反攻大陸，打敗共產黨，是一種中興底事業。因爲我們今天的情形，與前面說的中興故事有相同之處，尤其是漢光武底中興。漢朝底天下是姓劉的，而王莽篡了位。光武起來，打敗王莽，光復漢業。我們今天就要像光武一樣纔好。

怎樣辦呢？我們要學習光武，但不能完全學習光武。因爲我們底時代，我們底敵人，我們底問題都與光武不同。所以中興底方法有不同的地方。我們底方法是很多的。而黨底建設便是一例。很明白，共產黨是一個黨。我們若沒有黨，或有黨而不好，那在與共產黨戰鬥時，就失掉旗鼓相當之勢。其於我們爲不利，是顯然的。

但是黨底建設需要主義。根據好幾十年的事實，這個主義就是三民主義了，而且它底成績很好。滿清王朝是三民主義打敗了的；袁世凱是三民主義打敗了的；北洋軍閥也是三民主義打敗了的；日本帝國主義同樣是三民主義打敗了的。因此，國民黨掌握政權，盛極一時。那末大陸戡亂失敗後要繼續起來打敗共產黨，當然要繼續運用三民主義了。這是一定的道理。

或許人要這樣說吧：三民主義可以打敗滿清王朝、袁世凱、北洋軍閥，日本帝國主義，未必可以打敗共產黨，因爲共產黨與滿清王朝、袁世凱、北洋軍閥、日本帝國主義不同。這種見解是有錯誤的。只要舉出清黨和剿匪兩役，便可明白。那兩役不是把共產黨打敗了嗎？而當時所用的方法，基本上還是三民主義。所以三民主義有打敗共產黨的作用。

那末戡亂之役爲甚麼又沒有把共產黨打敗呢？這不足以證明三民主義沒有打敗共產黨的作用，而是別的原因使然。別的原因很多，簡單地說，就是在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種種方面有違反三民主義的現象。這無異拋棄三民主義了。拋棄三民主義等於不要三民主義。那末戡亂之役沒有打敗共產黨，又怎能歸咎於三民主義呢？相反，那正是不要三民主義的結果。

因此，我們要打敗共產黨而中興起來，是非三民主義不可的。這一點

，我們要有清楚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必如此而後纔能運用三民主義，達到我們底目的。所謂運用三民主義，就是宣傳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結果便造成一種力量，一種強大的力量，來打敗共產黨。關於這個道理，特別是宣傳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可以造成力量的道理，要說明一下。

首先拿宣傳三民主義來看。宣傳三民主義，可使人民底思想一致，意志集中，步驟整齊。這就是所謂『同心同德』。如果不宣傳三民主義，那便思想分歧，意志分散，步驟凌亂，形成離心離德的現象。這兩種情形所生的力量是相反的，前者大而後者小。周武王以爲他底力量能戰勝商紂王，說：『紂有臣億萬，惟德薄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結果，確是周武王戰勝了商紂王。所以宣傳三民主義可以造成力量。

現在拿實行三民主義來看。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把三民主義做成事實。以民族主義而論，團結全民和團結各族便算兩個例子。團結就是力量。以民權主義而論，如能依主權在民和地方自治兩點做去，便足以動員人民，形成力量了。以民生主義而論，只要辦到發達生產，公平分配，使得人人，都能生活，都能強健，都受教育，豈不把力量增加很多嗎？總之，實行三民主義是可以造成力量的。它能集合現有力量，產生新的力量。

這裏要說的，是實行三民主義不僅要積極的興利，還要消極的除弊。換句話說，實行三民主義還要把違反三民主義的現象一一肅清，不留絲毫。如果不然，所興之利便爲已有之弊所抵消，而且變成了害。譬如以民生主義發達生產，國營營業爲其一端。如果資本之弊還存在，那末國營所得便入於私人錢袋，結果是國家負債，私人發財，這就直接招致民怨了。而實際上由於影響分配，弄得貧富懸殊，又招致民怨。於是國營爲人所病，而民生主義反起動搖，這不可見除弊之重要嗎？所以實行三民主義要肅清一切違反三民主義的現象。必須知道，有民怨以後，力量便削弱了。而且有弊以後，力量也削弱了。所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造成力量，是以除弊爲條件的。

打敗共產黨是一個力量問題。我們由於宣傳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

而有力量，便可打敗共產黨，完成中興。這是必然的結果。

或許人要說：我們在臺灣，共產黨在大陸，從土地和人民上看，相差很遠。而土地和人民是力量底基本泉源。台灣底土地太小，人民太少，無論如何宣傳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其所造成的力量，都不能與共產黨相比。惟其打敗共產黨是一個力量問題，所以我們無法打得共產黨。說三民主義可以完成中興，乃是一種自我陶醉。實際上辦不到。

這種見解，顯然是只知道物質的力量，而不知道精神的力量，殊為錯誤的。觀察戰爭，術論勝敗，不能單就物質的力量來說。當然也不能單就精神的力量來說。必須綜合二者，才能把握全面，合於事實。如果這樣，那就不能懷疑我們在台灣可以由三民主義而完成中興的道理了。歷史上有很多以小勝大的事實，作為證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不就是兩個例子嗎？

我們在台灣，能把三民主義底宣傳和實行做到好處，就是「以德行仁」。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於是我們就成今日的湯和文王了。影響所及，海外華僑和大陸人民莫不歸心。令台灣所造成和華僑所貢獻的力量以反攻大陸底共產黨，那就會像湯之伐桀以取得全國一樣了。「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這就很容易地成了功。

今天的共產黨，確也同桀一樣。它在大陸暴虐無道。實行獨裁政治，破壞民生，屠殺人民。而且還有罪浮于桀的地方，就是稱臣蘇俄。出賣國家。因此，共產黨引起了國內外的反對，真是罪惡貫盈。三民主義剛剛與共產黨底行動相反。它注重民族民權民生。我們實行它，便與大陸成為鮮明的對比，特別能引起人民底欣羨。這就造成我們底潛在力量了。

反攻大陸，共產黨底人民之歡迎我們，一如夏桀底人民之歡迎湯王。

那末共產黨底力量便大為削弱，而我們底力量便大為增強了。結果是共產黨失敗，我們勝利。國民黨獲得大陸政權，就恢復北伐了以後的一時之盛。中興大業成功了。那末三民主義與中興底關係不是很大嗎？它在台灣造成現實底力量，在大陸造成潛在的力量，就奠定了中興底基礎。

因此，要中興就要講三民主義，宣傳它和實行它。老實說，還要宣傳得好和實行得好，才能完成中興之功呢！怎樣算是宣傳得好和實行得好呢？這固然要注意宣傳和實行，而且還要注意研究。必須研究得好而後宣傳和實行變到好處。所以造成研究三民主義的風氣，也是重要的事情。總之，我們要中興，就要從三民主義着眼。這是中興底關鍵所在，不可忽視。

## 蘇俄問題研究所叢書

第一卷：「列寧獨有政略策略秘密」周之鳴編著  
第二卷：「蘇俄征服中國密件」周之鳴編著

以上全部根據敵人原始文件，為研究敵人戰略策略及設計反共對華方案所必讀；後者並為教學中國現代史、中國外交史，尤其蘇俄侵華史及國民黨史基本教材。第一卷十四萬字，定價新臺幣十四元，第二卷二十萬字，定價二十元，逕向臺北蘆洲該所零售七折，百本六五折，五百本六折，千本五折。

## 歷史戰爭論

李震著

可當歷史讀。可當戰史讀。可當戰爭論讀。

每冊定價八元 優待八折 凤山黃埔出版社發行

## 孫子兵法新研究

李洛日編著

國防部（40）綱糾字第155號代電核准發行

孫子為世界最偉大之兵書，尤適今日反共抗俄之用。讀了作戰篇益信共匪必敗，讀了九地篇益信我們反攻必勝。本書為作者多年研究之心得，註解詳明，人人可懂，可作為各軍校之課本，軍人之主要精神食糧。值茲文武合一教育時代，專門以上學校亦應講授，既可增進軍學知識，且可提高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

每冊定價新臺幣十元，優待本刊讀者，八折計算。學校機關團體五十冊以上七折，百冊以上六折，五百冊以上五折，並免郵費。

發行者：世界兵學社 · 臺北頂溪洲竹林路  
三巷十二之五

# 文藝與戰爭

王 藍

也許一直有人認為，文藝與戰爭不能發生扯在一起的關係。

可是，他們錯了，並且是錯得不淺。

今天的戰爭不是打擂臺，憑誰胳膊粗，力氣大，就可以把對方打下去。實際上，自古以來的戰爭，也都是如此簡單。總體戰雖然是現代的名詞，但是歷史上的每次戰爭却早已有其內容，誰懂得總體戰的道理，誰就可操勝算。無疑地，心理戰、宣傳戰、精神戰，在總體戰中，有其絕對崇高的價值與地位。

膚淺地看，戰爭是打物質，大炮坦克是物質，飛機原子弹是物質，似乎精神並不重要。可是，明眼人早就指出H彈（氫彈）比A（原子弹）利害，S彈（Spirit精神）更比H彈利害。

以二次大戰為例：

商人腦筋的英國人一向是注重物質的，認為打仗就是打物質，打武器，打數目字，當日本軍隊來攻時，他們就搬動算盤珠一算：「唉呀，日本人比我們多了幾尊炮，幾條槍，這個仗不能打！」於是，在香港，在新嘉坡，便乖乖地表演「雙手舉」，投降。後來，他們在緬甸被圍，也是迷信物質缺乏不足抗禦，可是結果救他們出險的，却是重精神輕物質的中國軍隊。

大家又都認為這次日本投降是因為美國投下了原子弹，便把中國苦戰八年的功蹟一筆抹滅；把日本拖住，支撑了八年之後，極可能等不到美國發明原子弹，日本便將盟國擊潰。要知道：原子弹並不是戰爭一起就造出來的，是我們抗戰

抗到第八個年頭上才造了出來的。我們怎能妄自菲薄？將這場以偉大的精神支持出的勝利成因，完全記在他人賬上？

若再從歷史上看，例子更舉不勝舉。

楚霸王有多利害，可是張良指揮的精神戰！  
「四面響起『楚歌』聲，使楚軍瓦解，逼項王自刎。」

普法戰爭，法軍敗北，一些法國官員正在德國官員的虎視眈眈下被迫簽訂投降條約時，突然一個法國官員將筆丟掉，瘋狂地高唱「馬賽曲」，其他法國官員也都感動地合唱起來，一致拒絕投降，結果再戰，法國轉敗為勝。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德國的廣播戰先把法國人心理上的一「馬其諾」佔領，戰端一啓，鋼骨水泥的馬奇諾防線遂無用武之地，一攻即破。而更妙地，德國傘兵降落挪威後，不鳴一槍，却集體大吹其口琴，使挪威兵迷醉於那悠美的音樂中，疏忽了防務，坐失陣地。

共匪口口聲聲唯物，其實都是要的唯心把戲。共匪在竊據大陸以前，先在精神戰場，將我們打敗，因此我們幾百萬大軍，遍地天險要塞，竟然禁不起一羣土包子匪盜一擊。抗日勝利後，周匪恩來會說準備和我們做百年戰爭，毛匪澤東也說吹口琴的艾森豪……比比皆是。

「攻心為上」，唯有文藝是最能攻心的。

共匪深謀遠慮，在抗日時期，就展開先竊佔我們文壇，再竊佔我們大陸的陰謀，並且做功夫還做到美國人頭上！把一些美國記者和作家請到延安，用一套美麗的謊言，騙得美國人寫出一堆替匪講話的專書；像史坦因寫的「中共的挑戰」，福爾曼寫的「中國赤區報告」，愛比士坦寫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白修德寫的「中國的雷聲」，這些書，在美國大量發行，大大影響了

的也正是精神。一起始，我們是在全世界都昏睡不醒、懼共、媚共、親共的情勢下，獨自做反共的戰鬥，孤獨無援，且遭盟友歧視，可是我們不氣餒，不動搖，終於度過了那一段最陰暗最危急的日子，現在，盟友又都來了，合作援助也都來了。假如在那失敗之初，我們不打起精神奮為復國戰鬥，而看重物質——那麼，我們只要把地圖打開，看看大陸與臺灣的比例，算算兵力、物資，我們也就勇氣全失，只有集體跳海一途了。

精神重要！精神重要！精神重要！是的，S彈是比H彈，A彈還利害。

我們再冷靜，深刻地一想：那最能影響、支配、操縱、撐持、決定我們精神的，是什麼呢？是文藝。

今天我們自由中國的軍隊飛速進步，我想文藝進入軍中乃是一個絕大的因素。而軍中文藝到了社會，則又掀起來民間的敬軍愛國熱潮。軍民感情由此交溶，軍民一心由此凝聚，民心士氣由此高昂。

我們的軍隊今日已能兵演兵，兵唱兵，兵畫兵，兵寫兵，他們有了文化生活，有了康樂活動，槍械武器了他們的外身，文藝武器了他的思想。古今中外，偉大的軍事家，都有高深的文藝修養，寫「出師表」的諸葛亮、寫「正氣歌」的文天祥，寫「致多爾袞書」的史可法，寫「滿江紅」的岳武穆，愛寫回憶錄的憶徹，喜繪油畫擅

君鐵張

論

度

權

## 一、戰略應基於「權」

革命的戰略應基於「權」，這是盡人皆知的。孫子說：「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何謂「權」？廣雅釋器，權即是「錘」，就是日常所有的「秤」。莊子胠篋篇說：「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窃之。」錘懸在秤上，物體有輕有重，則錘必前後移動，調節以得其平，所以叫做權衡。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度」讀「鐸」，權度，即是權衡與度量。革命的戰略，第一是權度，第二是權謀，第三便是權變。現在讓我們先來研究權度。權度在戰略上應該度量的要不外於度德，度力，度時，度勢四項。禮記月令說：「同度鈞衡石」，丈尺爲度，斗斛爲量。權度的對象，不僅要度量自己，而且也要度量敵人，兵家所謂知彼知己，知必先要度量，不度量如何能知。「權」雖有權度，權謀，權變三者，但權度實爲首要。

## 二、度德是民心士氣的主要條件

權度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德。立德固屬於人生哲學的範圍，惟在戰略上立德實佔主要地位。依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他們以爲革命是發生於經濟基礎變動的必然性上，這種觀點祇看到革命外在的物質條件，沒有看到革命民衆內在的心理動力。民衆的革命行動，決不限於「必然」的如此行動，他們常自覺自發的以爲「應該」如此行動。立德是使民衆歸心的一個最主要的前提。歷來戰略家都是把自己的立德與敵人的失德，看爲爭取民心士氣的主要條件。孫子兵法謂經之以五事，首先提出的即是「道」。此處的「道」，孫子解釋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君臣上下，能夠做到同一意志，同生同死，若不立德，試問如何可能？太公六韜，考據者固爲僞書，觀其內容，此書亦有不少貢獻。太公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壞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又說：「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能夠和天下同其利，而又能爲人解難濟急，當然，天下的民衆要和他站在一條戰線上了。因此戰略上便得到了一個優良條件。尤其是對於將士，六韜要做到「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賞功罰罪，似乎並不異，但賞所憎者的功，罰所愛者的罪，若能這樣立德，必然使將士感到他的賞罰，格外公平，臨到戰陣，不能不知所感奮。

所謂度德，除權度自己是否立德以外，一方面也還要度量敵人的失德已達到何程度。革命的發生，原由於敵人的背道離德，惟敵人的失德，若已公然暴露，革命了動便可以立即開始，若其失德，尙未顯著，則革命行動，便不能不待時而發。六韜說：「王文在鄧，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當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又說：『鷺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所以澈之背道離德尙未到了『司馬之心，路人皆知』的程度時，仍然要

美國輿論，使美國朝野都對共匪發生了一種錯覺，進而不惜歪曲國策，不顧友誼，發表白皮書；……我們費了多少外交努力，相反地，一本「我選擇自由」、「逃出鐵幕」、「赤色中國的叛徒」也使全世界愛自由的人類都看清了鐵幕內的慘酷，產生出解放鐵幕內人民的勇氣。這文藝的力量又怎是飛機大炮可倫比？

至此，我願提供一個「文藝與戰爭的兩重關係」：

一、在平時——我們要以文藝呼籲和平，使人類嚮往和平，並以文藝揭發侵略者的面目，使人類有防衛。

二、在戰時——我們要以文藝力量支持抗敵精神，提早結束戰爭，戰勝敵人。

戰爭本質畢竟是殘酷的。世界多少名著如「戰爭與和平」、「飄」、「西線無戰事」都是佔在人道觀念反戰的。我們中華民族根本不嗜戰，而是最愛和平的，可是每次敵人來侵，我們每次都起而抵抗的勇敢，我們是以戰止戰，是以戰換和平，以戰消滅戰爭。因而我們欲在戰爭中獲勝，必須先在精神戰場中獲勝，必須先在文藝戰場中告捷。古人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現在我把它改爲：「平時多費精神，戰時少流血。」再可以改爲：「平時多注重文藝，戰時可以不流血便打倒了敵人。」

宇宙本極可愛：日月星辰光輝燦爛，大地山河錦繡壯麗，鳥語花香使人陶醉……如果人類相親相愛，沒有恨，沒有屠殺，沒有共產黨徒，這人間還不是天堂？只有文藝才有這種力量——洗滌人類胸襟，安慰人類情感，變化人類氣質，提高人類精神生活，喚回人類理性，使人類重視互助、仁愛、信義、和平的可貴，完成真善美的人生，將戰爭永遠驅逐地球以外去。

靜以待動，以期蓄積士氣，一舉而得到勝利。

### 三、敵中有我，我中有敵

權度的第二件事，在於度力，革命的力量，開始總是微小的，薄弱的，反革命的暴力常常是強大的，雄厚的。革命的事業，後來都是以小擊大，以弱敵強。因而度力，並不在於度量敵我有形的力量，而在於權度敵方力量中，潛伏着的無形而可能轉變的革命力量。就有形的力量而言，敵強我弱，已不必諱言，但反革命陣營中的無形而正醞釀着的革命力量，却應該詳細的加以權度。敵人中既可能潛伏着革命力量，因而革命陣營中又何嘗不可能潛伏着反動的力量，從敵人中拖出一部份革命力量，敵人力量減少了一分，我們的力量雖說是增加一分，但敵我對比的力量上，便已增加爲兩分了。反之革命陣營中跑出了一部份力量，敵力雖增加一分，對比上我便也減少爲兩分了。故敵中有我，我中有敵，關係對比力量的二倍，度力便應該由此處度量起。然而反革命陣營的分子，多是離心的，革命陣營的戰士，多是向心的，所以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敵中的我，因其離心力強，必容易招致過來，我中的敵，因其向心力強，亦容易予以感化，現在的問題，是敵我陣營中相反分子的力量，究竟如何權度，才能認識出來。以共匪爲例，共匪是以無產階級爲其社會基礎的，其他階級莫不遭受歧視，這些被歧視的階級，便有反共的可能性。共匪以農民爲其後備力量，惟農民中有富農、中農、有貧農、雇農，他們真正的目的在爭取貧農雇農，所以被歧視的富農中農，也有反共的可能。共黨組織無論如何嚴密，派系仍然針鋒相對，時時相互摩擦，矛盾的結果，有成功亦有失敗，那些失敗的派系，匪酋固可遭受屠戮驅逐，如蘇俄的貝利亞等。但貝派數十萬的特務分子，絕對不能斬草除根。這些遭受整肅的特工人員，當然也是共黨執政者的潛在敵人。權度敵人的力量，應該詳細分析。潛伏在敵人中的離心力，固然不一定都可以傾向革命，而對消敵力，削弱敵力，我們却不應該完全忽視。

敵中有我，反過來說，我們中有無潛在的敵人，這應該時時警惕，應該不斷的檢討。揭子宣說：「三軍需矣，能使一于吾者，非徒威令之行，有以結之也。而結必協其好，智者展之，勇者任之，有欲者遂之，不屈者植之，洩其憤慨，復其仇讐，見瘡痍如身受，行罪戮如不忍，有功者雖小必錄，得力者賜與非常；誠如是，豈惟三軍之事，應運而轉，將天下皆望羽至矣！」革命的陣營，若依此來權度，我們要自問對於努力革命的智者與勇者，是否已大展其才而付以某種任務呢？那些有欲者會否遂其所欲，不屈者會否盡力予以扶植呢？他們的憤慨會否使其發洩？他們的仇讐會否使其進行報復呢？我們是否已做到了安撫瘡痍，慎行罪戮？是否小功者已全有記錄，得力者已有了非常的賞賜呢？能夠如此不斷的權度，革命的智

團結必然日趨於鞏固，革命的力量也就會大大的增加了。  
就消極方面來看，太公謂有六賊，何謂六賊？太公說：「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權。二曰，臣有輕爵位，貪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犯無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五曰，臣有輕爵位，貪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窮，傷庶人之業。」這六賊便是國家的敗類，我們能用這六賊爲例來權度革命的陣營，檢討我們陣營中究竟有無這些分子呢？若果也有這些害羣的分子，這便是革命陣營中潛在的敵人，就應該找出補救的方法來加以防止。

### 四、度時要能知機

度德度力而外，我們還應該度時，時如何度？度時要能知機，時間是表現於事物動變發展的過程，而「機」是事物動變發展過程中的某一瞬點。所謂「機」，就在事物的發軔處，或在事物的轉變處，或在某若干事物的湊合處。度時即是權度時機，離開了機，而時也似乎無多大的意義了，至少在戰略上是如此。何以事物的發軔處爲機？須知宇宙萬象，忽興忽滅，方死方生，有如大海洪濤，此起彼伏，波峯浪谷，密切相連。我們必須觀察終始，事物的始生處爲善，則其發展必多爲善，反之，則必發展爲惡，易經所謂「機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兆者也。」總統也說：「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機於心意初動之時」，即指以此種徵兆而言。戰爭中若某一事機，向有害方向發展，那就必須乘其初萌，將其剷除。太公說：「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發發不救，炎炎奈何？雨粟不去，將用斧柯。」所以又說：「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吳王夫差勝越而不許越，又復允許勾踐回國，後來終於爲越所滅，這可說是失去了時機。他的話，或將其財分給大衆，或將府庫財物焚燬，葉公雖欲利用亦絕對不可能了。

此外還有一種事物接合處的「機」。天下事物皆相互連繫，某一事物的動變，必然與其他事物有所接觸，在此接觸的一個瞬點上，若能加以運用，那也就成爲戰略上的一個時機。淮南子說：「智伯求地於魏宣子，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與，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輒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韓魏雖從智伯圍趙，但韓魏趙三國均對智伯的索地而同一

忿恨。韓魏因圍趙而得與趙接觸，這就成了三國通謀的一個時機。趙襄子能夠利用之以復仇雪恥，不能不說是善於權度其時機了。又如田單復齊，一般人以為他得力於能離間樂毅，使燕鵠以騎劫代將。但田單的離間，仍由於燕國有可以離間的機會。因那時信任樂毅的燕昭王業已逝世，燕太子又和樂毅有隙，那個可以代樂毅爲將的騎劫，却是一個善於談兵，不切實際的下材。燕國三個不利的事件，不幸竟恰巧的湊合攏來，正給了田單一個可乘之機。田單的過人處，也不過是善於權度這個機會罷了。

時機有二，在事物的接合處，同時也有些時機是在事物的轉變處的。天下事物有「動」同時也有「變」，事物在運動中若忽然發生變化，這個變化頃刻的時間，又必然成爲一個機遇。這種變化處的機遇，在戰略上尤爲重要，我們更應該詳爲權度，並須妥爲處理。呂氏春秋謂：「鄭賈人弦高突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弦高曰：『嘻，師所從來遠矣，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得爲大國憂，使臣犒勞以歸，膳以十二牛。』」秦師乃還師而去。鄭國被秦師所襲，是一個意外的事變，弦高却在無意中遇到了秦師。他的機智固然在於矯鄭伯的命以犒軍，使秦兵知難而退。然而先決條件還是他能够在這個時機，立刻判斷秦兵的目的是襲鄭，因爲他有這樣正確的權度，那犒師的舉動，才基於這正確的權度計劃出來。

所以「度時」最重要的是「知機」，不論是在事物發軔處的「機」，或接合處的「機」，或變化處的「機」，若能精密的分析，敏銳的權度，使戰略的佈置有所根據，然後我們的作戰計劃，才不致於脫離現實。

### 五、廟算便是度其大勢

末了，最後還要談談度勢，何謂「勢」？孫子說：「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又說：「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勢與力不同，勢，是力在其所能達到範圍的影響，故力未到而影響已到者爲勢。淮南子兵略謂兵有三勢，即氣勢，地勢，因勢，都不過軍略上較小的勢，革命鬥爭中所權度的勢，要度其大勢。孫子宣說：「猛虎不據半壁，勁鷹豎立柔枝，故用兵者務度勢。處乎一隅而天下搖搖莫有定居者，制其上也。以少邀衆，而堅銳拒敵，莫敢與爭者，扼其重也。」故度勢必須度量天下的大勢。大勢既定，一切其他所謂軍勢、氣勢、地勢的得失強弱，皆不足以轉移大局。勢有順勢與逆勢，凡勢的推移，必有其動向。天下的趨勢，其指向與革命發展的動向相同，就稱爲順勢，和革命發展的動向相背，就稱爲逆勢。呂氏春秋說：「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勁，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童子引

權，而牛恣所以之，順也。」革命的鬥爭若能權度局勢的順逆，避逆勢就順勢，工作便極易發展，所謂事半功倍者，都由於能夠知道天下局勢的順逆。

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所謂「算」，算些什麼？當然就是計算局勢。廟算是廟堂之上的會議，現在說來，就是一個國家最高的國防會議。所以計算的是大勢而非一城一市的得失，度勢就是廟算中所度的局勢。權度這種大勢，要由兩方面來看，一高方面要高瞻遠矚，把握世界的潮流，一方面要身經體驗，深明人羣的需要。前者屬於客觀實際，後者屬於生存要求，前者即古代所謂順天，後者即其所謂應人，革命之所以謂爲順天應人，全由於依據權度大勢來發的。

國父在革命同盟會所揭出的四大綱領，「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是民族革命，這次排滿的革命，在當時即是順應着世界潮流。「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民權民生的革命，在當時也是合乎人羣的需要。國父在民報發刊詞說：「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迄自帝世紀之初，專制王而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然動，廿世紀，不得不爲民主主義之擅場時代也。」國父進行革命，都處處權度「世界潮流，人羣需要」的趨向，將中國革命從世界革命的潮流來權衡。民報發刊總之，權度一事，不論是度德，度力，度時，度勢，都是爲了認清敵我兩方主客觀的實際，在革命戰略的部署上，如無此種權度，則一切戰略，都不免陷於空虛。

### 後編

本刊創刊迄今，已完成了第一卷的里程了，自本期起即踏進第二卷的征途。雖說我們的人力財力很小，但我們總要把它辦得差強人意。

本期反攻筆談會座承鄧海濱、王澤民、張鐵君、李雄、趙子諸位先生惠賜大作，益增光彩。在這裏讀者可得到很多寶貴的意見。「反攻必勝，共匪必敗」已爲大家所共認。不過我們還得作最大的努力。我們不怕物質裝備不如人，最怕的是精神與智慧不如人。我們要反攻，先得具有優勢的精力和高度的智慧。

因爲本期篇幅一時未能增加，自本期起仍望作者儘量勤奮奔騰的筆馬。雖說天馬行空，一馳千里，但我們此刻希望每篇以不超五千字爲宜。請賜稿！請指導！

# 千里縱橫談

若遠

## 尼·福強調思想戰

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與參謀首長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最近均已認識思想戰在現代戰爭上的重要性了，這也可以說是爭取反共抗俄戰爭勝利上的一大轉機。

尼氏此次來台會到臺中主持東海大學破土典禮，發表演說，大意謂：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代表愛，一方面代表恨，是雙方激烈鬥爭的日子；現代戰鬥，思想進步最重要。我們看到我們的敵人，對思想方面很用腦筋，許多在國外留學的有為青年，被騙到大陸工作。將來的戰爭，要把握，非先把握住青年，把教育辦好不可，否則很嚴重。雷德福上將最近在美國「全國地理雜誌」上發表一篇「吾人在遠東海軍」的論文，指出在亞洲思想的鬥爭中：「你們可想到，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發生有系統的動亂型式。你們可想像由莫斯科伸展到亞洲各地異常嚴密的機構，這是一種青年團體，政工人員，及完全致力於共黨思想之研究中心的制度。可是你們將認為怎樣才能奪回一個友好的亞洲呢？」雷氏立刻解答他所提出的這個問題說：「單獨用大砲不能達成這一個目的，主要的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又說：「在我們現時與韓國、日本、沖繩島、台灣及菲律賓的關係中，我們有著很大的機會，可向亞洲人民證明我們的思想是特別良好的。」

共黨是最怕思想戰的，現在牠最大的弱點，就是暴露在思想戰線上。牠所統治的人民與所御用的幹部因不堪其屠殺和奴役，思想已發生動搖，紛紛逃出鐵幕，這正是我們實施思想戰的一大

轉機。今日美國主持大計的人，已認識思想戰的重要性，我們更應認識思想戰的重要性。我們思想戰的武器是真理的，是順天應人的，非共黨所能抵禦。我們在未正式反攻前，我們須先行佔領敵人思想的領域。

## 「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

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卡尼上將此次來台於招待記者時，有人問及美國軍援範圍是否為保衛台灣，抑是包括反攻大陸，他巧妙地答道：「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本來這是兵學上一個常用術語，他現在引用以解釋援台，我想他最高的理想當是協助我們反攻大陸。正如陳誠院長在歡宴尼克森副總統席上說：「遠東的大局，我們堅信中國大陸一日未從中共匪幫的控制下獲得解放，則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威脅也就一日不能解除。」卡尼上將當亦有此感。

今日我們海上游擊武力的頻頻出擊，是一種初步的反攻，也是友邦協助我們一種初步的反攻，即退一步說我們為防衛前線的島嶼與總基地的台灣，也可以說是：「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

## 「隨我來脫難」

今日的世界已分為兩個極端的世界：一個是自由世界，一個是奴役世界。可是在奴役世界裏的人民，個個都不能活下去了；正如波蘭駐聯合國代表柯羅維茲博士投奔自由後宣稱：

蘇俄自大獨裁者史達林暴斃後，內部頓呈混亂不安的狀態，在政治上有貝里亞的被整肅，在思想上又有華爾加的被整肅。蘇俄思想界的動搖了。蘇俄思想界的動搖，便是克里姆林宮惡魔的致命傷。牠的崩潰首先起於內部。世界。

最近在大陸鐵幕邊緣，有一個駐防深圳的匪

，完全錯誤，並予以澈底的推翻。其理由是說今日資本主義已漸趨於國際社會整體的計劃化，並調整世界景氣的方法及能力，非常進步。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安全保障制度，及商業保險制度的確立，勞資方面的合作無間，使馬克思所倡導的階級鬥爭之說無從實現。因而斷定欲完成世界的共產主義為不可能。這一個反共的新理論，竟發生於專制獨裁的蘇俄，真是晴天霹靂，不能不叫馬林可夫大吃一驚，謂為邪說惑眾，即予整肅，恐怕早已殺人滅口了。

馬克斯的理論是經不起時間的試驗的，但在未給現實粉碎以前，不知已遺害了多少人。馬克思雖懂得「變」的道理，但誤以為資本主義一定

發生發展至崩潰，誰却未顧慮到，人為的因素，不知資本主義國家亦有着不少智能之士，本於「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一變便把它變了質，成為合理的新資本主義。因而宣告馬克斯主義的澈底破產，使馬克斯的學說再不能用迷惑世人。

大凡世間之事，可變壞，亦可變好。馬克斯及其信徒們皆有偏見，以為資本主義一定變壞（崩潰），到了列寧、史達林更附會其說，一時風行，幾盡受其惑。其實這不過是一端而已，高踞克里姆林宮的惡魔們何一不如此，由於學者華爾加的覺悟，反映到蘇俄乃至整個鐵幕思想界皆在動搖了。蘇俄思想界的動搖，便是克里姆林宮惡魔的致命傷。牠的崩潰首先起於內部。

軍軍官（曾參加淮海韓戰諸役）冒險逃入香港九龍，於臨逃出時，還揚手高呼駐在當地的士兵說：「隨我來脫難！」這是多麼生動和有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見匪軍的前途！匪軍自稱為「解放軍」，竟成爲他的鐵語，現在都紛紛自求解放，一有機會便投入自由世界。留韓的一萬四千名反共華籍戰俘的誓死不返大陸，更表現了「隨我來脫難」的意義。但在我們，應有行動的表現，不祇徒託空言。即是說我們在未正式全面反攻前，亦應實行不斷突擊，從行動上給予大陸被奴役的人們一種安慰和希望。最近美國務卿杜勒斯說得好：「奴役制度已注定最終必然崩潰，其崩潰的時間大都有賴於我們是否產生出更豐碩的自由果實，有賴於鐵幕後被奴役人民是否知道他們並沒有被遺忘，是否知道我們並未安於他們的命運。」這可以作爲我們不斷突擊的註脚，即是說依於我們今後不斷突擊的壯烈行動，起碼可以使大陸被奴役的人們道知他們并未被遺忘，和未安他們的命運。

### 歐洲軍、亞洲軍

法國對歐洲軍公約必須簽准的，戴高樂不應加以反對和阻撓，如果仍是一意孤行，那真是愚蠢不過。

「歐洲的防務，不僅賴有法國的參加，同時也賴有德國的參加。」葛倫瑟將軍已慨乎言之。所以德法應捐棄世仇，密切合作，共同對抗正欲從東南殺來的新敵人。

從美國態度的堅決來看，歐洲軍的建立是遲早要成爲事實的。至於「歐洲軍」，美國亦應支持我們亞洲反共的國家來建立。美國不祇應重歐，亦應重亞。最近諾蘭參議員正號召放棄歐洲的殖民主義，主張建立太平洋的集體安全體系——太平洋聯盟，這是一個偉大的號召。現在中韓兩

軍軍官（曾參加淮海韓戰諸役）冒險逃入香港九龍，於臨逃出時，還揚手高呼駐在當地的士兵說：「隨我來脫難！」這是多麼生動和有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見匪軍的前途！匪軍自稱為「解放軍」，竟成爲他的鐵語，現在都紛紛自求解放，一有機會便投入自由世界。留韓的一萬四千名反共華籍戰俘的誓死不返大陸，更表現了「隨我來脫難」的意義。但在我們，應有行動的表現，不祇徒託空言。即是說我們在未正式全面反攻前，亦應實行不斷突擊，從行動上給予大陸被奴役的人們一種安慰和希望。最近美國務卿杜勒斯說得好：「奴役制度已注定最終必然崩潰，其崩潰的時間大都有賴於我們是否產生出更豐碩的自由果實，有賴於鐵幕後被奴役人民是否知道他們並沒有被遺忘，是否知道我們並未安於他們的命運。」這可以作爲我們不斷突擊的註脚，即是說依於我們今後不斷突擊的壯烈行動，起碼可以使大陸被奴役的人們道知他們并未被遺忘，和未安他們的命運。

### 歐洲軍、亞洲軍

法國對歐洲軍公約必須簽准的，戴高樂不應加以反對和阻撓，如果仍是一意孤行，那真是愚蠢不過。

「歐洲的防務，不僅賴有法國的參加，同時也賴有德國的參加。」葛倫瑟將軍已慨乎言之。所以德法應捐棄世仇，密切合作，共同對抗正欲從東南殺來的新敵人。

從美國態度的堅決來看，歐洲軍的建立是遲早要成爲事實的。至於「歐洲軍」，美國亦應支持我們亞洲反共的國家來建立。美國不祇應重歐，亦應重亞。最近諾蘭參議員正號召放棄歐洲的殖民主義，主張建立太平洋的集體安全體系——太平洋聯盟，這是一個偉大的號召。現在中韓兩

國元首蔣總統暨李承晚又聯合聲明呼籲亞洲自由國家組織反共聯合戰線。我們希望早日成爲事實，再進而建立「亞洲軍」。  
強大的亞洲軍，應由美國一個高級統帥指揮之，相信在短期內必能掃蕩毛匪、韓共、越盟、馬共。

### 「南京再見」

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偕夫人此次東來，於離港來台，其夫人在登機時對送行人告別說：

「再會！將來在北平，也許在南京再會。」

尼氏抵台後，亦廣播說：「我們引領遙望大陸上中國人民與美國及自由世界其他部份人民，重新和平友好共處的日子的來臨！」

衆議員周以德先生此次來臺，於訪問金門時，在機場對送軍民們亦說：

「我們將在南京、上海、北平再會！」

這是多麼雄壯熱烈！可見他們對我們愛護之殷，亦足見美國對華政策亦將澈底改變，由協防台灣，進而協攻大陸。

又對金門歡迎軍民致詞說：「我能夠來到自由中國前線訪問，感到非常的榮幸，尤其是能夠看見你們在與共匪相距最近的前線，爲使自由的旗幟發揚光輝而努力，更是我的光榮。相信有中美兩國的合作努力，必可保證獲得勝利。」繼出席軍民歡迎會致詞，以具有最大的信心的口吻，強調中美合作必可消滅大陸共匪。

周以德先生與中國，尤與福建結不解之緣。他會於民國十五年至廿六年之間在福建邵武基督教公會附設之醫院，任院長五年（因爲他原是一個醫生，故喜以醫學上「毒瘤」一詞來喻共黨）。濟世救人，備受閩北各地人士之愛戴，後又奉命調赴山西，在華北各地工作達四年之久，這是一個福建的朋友告訴我的。所以他此次重蒞閩境，金門時，特往島之西北端古寧頭（金門將士三十一年首次擊潰匪軍渡海來攻的戰場）自望遠鏡觀察隔海的福建，觸景生情，悲憤填胸，大有「氣吞大陸」之概。

## 越南元首保大 陳縱材

保大，越南國，中圻順化人，四十餘歲，生長於皇家，身軀高大，性喜音樂及舞蹈，幼至年即接受法國式之教育，精通法國語文，但不懂中國言語。日本於三十四年秋宣佈投降後，越盟共產黨侵入河內組織政府，而保大之皇位亦被迫下野，越盟乃以高等顧問名義，給予保大，實則將保大軟禁於清華省郊外（越南所謂省，相當於我國一個甲等縣）。

清華省垣在河內南一百公里，作者是時適駐軍於此，乃得機會與保大敘談。保大住於一個避暑地，房地面積約一二百坪，住宅則只有二三十坪。此住宅與順化皇宮比較則相差多矣，客廳陳列各種樂器及越南土產如珊瑚之類，房外周圍佈滿警察，似爲越盟黨員，乃防保大外逃者。

武鴻卿（現任越南內政部長）於三十五年春，在河內有一時，甚得勢，乃盡各種方法，釋放保大，並購買機票送保大飛往重慶，其時我國在世界地位很高，對保大之來，亦曾禮遇之。三十五年夏，作者準備赴日本，路經重慶，於勝利大廈再遇保大，渠住二一四號房與作者二一五號爲隣，他鄉再見，另有一番滋味。

保大來重慶，其最大的目的，乃求我政府以經濟相援，使渠能復國，適我國戰後，財政亦十分拮据，故無若何成就。

是時保大心情十分不寧，日則自彈自唱，夜則偕二三隨從，更換便衣，婆娑起舞於國際舞廳，某日，作者曾陪渠同赴電影院看《居里夫人》一劇。回來時，渠又云，如能獲經濟援助，則可以在越南恢復政權，而不使「越盟」得勢。

卅五年五六月間，作者因準備東渡，與保大握手別，隨軍至上海後，讀報知保大飛香港，後得法國之支持，又回越南重握政權矣。

自卅五年至今，轉瞬七年，寄語保大先生，望繼續爲民主自由奮鬥到底。

# 亮葛諸論泛

張鏡影

，得徐庶之介紹，親訪諸葛亮於草廬之中，暢談天下事，亮獻策曰：

「今曹操已據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遼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我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誠如是賄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他這隆中決策，是教先主認清環境，曹操已營勢大，暫時不可與爭鋒。孫權所據的江東，與荊蜀相接，可樹為援。利用機會奪取荊州以取益州，復興漢室的大業。孔明以後的施為，全這根據個原定的藍圖充實力量，待天下有變，則分兵由荊秦兩路以擣曹魏，完成

曹操新敗，隨時防掃下江南，不能不厚先主以相援，孔明看清楚這一點，所以劉琦死時，先主到江邊，向呂岱權，要求都督荊州，並向權分江陵南岸之地理。周瑜曾獻策令留先主於吳，盛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蕩其雄心，孫權以大敵當前，不肯用。壞同盟，不納周瑜之謀，卒表先主爲荊洲牧，並以妹妻先主以示無貳心。

有了荊州根據地後，亮日夜積械築割取益州，周瑜看準了亮的企圖在取益州，周瑜曾獻計於孫權，謂曹操現時尚無力量攻吳，乞與孫瑜合兵攻取蜀而併張魯，留孫瑜守益州，連結馬超爲援，以資操後，如此則北方可圖。孫權用其計，率書達先主，先主復書，孫權加以反對，謂此乃遺操以隙，操這時不爲所動，令孫瑜率水軍進駐夏口，準備西征。亮知不可空言拒却，乃一面命關羽

三、失荊州敗猇亭殊為失計  
昔蕭何謂高祖據關中，其詞曰：「取天下者，勢與力也。」勢是形勝，力是國力，兩者兼資，勝算在握，若失勢而保有其力，有機智尚可求發展。若力量消失了，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至於荊州的重要，孔明在隆中決策已說過，其孫吳受其威脅為大，所謂臥龍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當然日夜謀算荊州，自在意中。孔明於關羽奉命攻樊城時，頤派大將營兵往守荊州。如無大將與增兵守荊州，而荊州兵力又被關羽帶去攻樊。荊州空虛，剛好爭東吳調虎離山的便利，呂蒙那能放過這機會，不襲荊州，以斷關羽歸路？也許當時孔明因得四川不久爲鎮壓反側關係，兵將不能調出，所以當關羽水淹於禁軍，於禁納降，進圍樊城甚急。曹操欲還都他避之時，司馬懿

學於大同

## 二、赤壁之戰的導演

建安十三年七月，孔明看清楚操兵雖號稱百萬，原領北方的兵，不習水戰，荆襄之軍，亦屬之。草船借箭，一舉而定。

駐兵江陵，張飛駐~~於~~樊城，一西親據南郡（今今當德附近），一東親據北郡（今今當德附近），先主駐~~於~~屏陵（今今當德附近），準備用武力以阻孫豫入川。恰好這時周瑜病死，孫權乃召魯系領之兵。

劉先主爲漢室帝胄，立志復興漢室，當依劉表屯新野時，得徐庶之介紹，親訪諸葛亮於草廬之中，暢談天下事，充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下**，**孔明看清楚**，**操兵雖號稱百萬**，**原領北方的兵**，**不習水戰**，**荆襄初降之衆**，**意志不堅**，**容易動搖**。**東吳若能抗操**，**以逸待勞**，**以一心對攜貳**，**必能勝**。**摸無疑**，**利用東吳與曹操抗的機會**，**乘機奪取地盤**，**此期一舉三得**。

陽城陵磯），先主駐居陵（今常德附近）。津備用武力以阻孫瑜入川。恰好這時周瑜病死，孫權乃召還孫瑜之兵。

「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所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勞有利益，舉其叢兵，無

今日共圖霸業利用矛盾中求發展。所以孔明打算到東吳游說，恰好魯肅來弔劉表之喪，藉報聘的名義到東吳，說服了孫權，共同抗曹，（詳見資治通鑑）并掀起周瑜魯肅促成東吳全面抗曹的風浪，潔沃了張昭等主降的建議，終於達到赤壁響兵的願，當赤壁戰爭發生時，孔明把江夏所有之兵完全置於長江南岸與操作戰，曹操雖敗北還，但留有曹仁等勁旅守江陵，伺機復仇。而周瑜趁機不得不數萬勁旅與東陽隔江相持。同時孫權在赤壁時又親圍合肥，命張昭攻九江，把東吳的兵膠住了，雖赤壁打了勝仗，而不能有餘兵略地。孔明便乘這機會請先主劉琦爲荊江刺史，以收攬荆襄的人心而塞孫權之口。同時亮即引兵南向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蘆江營帥又率部曲

人截江奪回，孫權人質的企圖歸於幻滅。孫劉聯軍合已潰破裂。及十七年冬，先主攻得成都，孫權聞之，大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些！」，竊先主曾於孫瑜將入川時附權，謂「備與璋托爲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室，今欲取蜀，吾當拔寨入蜀，不失信於天下也」之語。孫權即命呂蒙略取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先主則自蜀親至公安（即今湘南城陵磯），孫權亦至陸口（今湖北嘉魚縣境內），孔明懼戰事失利，影響新得西蜀，因曹操特指揮太軍於漢中，亦有取蜀之意，乃力主張出子孫權，共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和以東歸孫權，以四屬先主，孔明亦自有其苦心，製於大局，不能不委屈求全。

曹操新敗，隨時防備下江南，不能不厚先主以樹援，孔明看清楚這一點，所以劉琦死時，先主到京口晤權，要求都督荊州，並向權分江陵南岸之地。周瑜曾獻策令留先主於吳，盛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蕩其雄心，孫權以大敵當前，不肯自壞同盟，不納周瑜之謀，卒奉先主爲荊洲牧，並以妹妻先主以示無貳心。

有了荊州根據地後，亮日夜積極策劃取益州，周瑜看準了亮的企圖在取益州，周瑜曾獻計於孫權，謂曹操現時尚無力量攻吳，乞與孫瑜合兵攻取蜀而併張魯，留孫瑜守益州連結馬超爲援，以脅操後，如此則北方可圖。孫權用其計率書達先主，先主復書，孫權加以反對，謂此乃遺操以隙，孫權這時不爲所動，令孫瑜率水軍進駐夏口，準備西征。亮知不可空言相却，乃一面命關羽

三、失荊州敗猇亭殊為失計  
昔蕭何謂高祖據關中，其詞曰：「取天下者，勢與力也。」勢是形勝，力是國力，兩者兼資，勝算在握，若失勢而保有其力，有機智尚可求發展。若力量消失了，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至於荊州的重要，孔明在隆中決策已說過，其孫吳受其威脅為大，所謂臥龍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當然日夜謀算荊州，自在意中。孔明於關羽奉命攻樊城時，頤派大將營兵往守荊州。如無大將與增兵守荊州，而荊州兵力又被關羽帶去攻樊。荊州空虛，剛好爭東吳調虎離山的便利，呂蒙那能放過這機會，不襲荊州，以斷關羽歸路？也許當時孔明因得四川不久爲鎮壓反側關係，兵將不能調出，所以當關羽水淹於禁軍，於禁納降，進圍樊城甚急。曹操欲還都他避之時，司馬懿

州被襲，關羽被殺麥城。這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蘇洵三國論責孔明不應放棄荊州，偏處僻塞西蜀，有如大賈抱萬金而在浦都大邑慙遷，住於僻壤固塞之地，當然不能施展，坐食山空，其見甚是，孔明之未能輔佐先主出奇增援荊州和奪回荊州，有他的苦衷，就是因新得西川，兵將太少之故，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是也。

荊州既失，影響而先主任一時的情感衝動，不顧大計，爲關羽復仇，當出師時，趙雲曾諫其不可，羣臣諫者亦多皆不聽。秦宓陳天時不利，反被下獄。竟於章武二年（魏黃初二年）七月自率大軍十餘萬擊孫權。孫權遣使求和，不納，南郡太守諸葛瑾亦致書勸阻，先主又不聽。進兵秭歸，連營七百里，東吳固險不與戰以老其師，經時七八月，吳將陸遜知其兵疲意沮，命兵各持一矛，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及胡沙摩柯首，破四十餘營，先主登馬鞍山，遙揮兵四面追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先主夜遁，僅以身免，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軍資損失無算，屍骸塞江。這次損失之大，使蜀漢國力與聲威蒙受巨大損失。孔明聞敗曰：「使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東去，必不傾危矣。」於此數語，可見孔明對先主此行，事前無制止之方。前後兩役失敗，影響興漢大業至鉅。

#### 四、聯吳抗魏——以攻為守

自荊州失守，關羽全軍敗亡，猇亭喪師，軍力大大損耗，孔明雖獨掌大權，輔佐阿斗，也可說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這時的決策，也只有實行隆中決策，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因爲孔明看清楚孫權不敢進兵西蜀，因爲魏兵在合肥一帶，隨時可以威脅建業。我們看先主退駐白帝城時，吳將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請復攻擒備，孫權以間隙遙，遙與朱然駱統上書曰：「曹丕大合士衆，外助國計備，內實有姦心，留備足以制不利吳，謹決計撤還。」就可知道孫權的本心，在將荊州收回，因自知孫吳的力量，單獨

蘇洵三國論責孔明不應放棄荊州，偏處僻塞西蜀，有如大賈抱萬金而在浦都大邑慙遷，住於僻壤固塞之地，當然不能施展，坐食山空，其見甚是，孔明之未能輔佐先主出奇增援荊州和奪回荊州，有他的苦衷，就是因新得西川，兵將太少之故，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是也。

荊州既失，影響而先主任一時的情感衝動，

不顧大計，爲關羽復仇，當出師時，趙雲曾諫其不可，羣臣諫者亦多皆不聽。秦宓陳天時不利，反被下獄。竟於章武二年（魏黃初二年）七月自率大軍十餘萬擊孫權。孫權遣使求和，不納，南郡太守諸葛瑾亦致書勸阻，先主又不聽。進兵秭歸，連營七百里，東吳固險不與戰以老其師，經時七八月，吳將陸遜知其兵疲意沮，命兵各持一矛，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及胡沙摩柯首，破四十餘營，先主登馬鞍山，遙揮兵四面追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先主夜遁，僅以身免，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軍資損失無算，屍骸塞江。這次損失之大，使蜀漢國力與聲威蒙受巨大損失。孔明聞敗曰：「使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東去，必不傾危矣。」於此數語，可見孔明對先主此行，事前無制止之方。前後兩役失敗，影響興漢大業至鉅。

#### 五、一生謹慎的得失

諸葛一生惟謹慎，謹慎的人，作事異常顧慮，小心翼翼，唯恐有差池。于是形成短處（一）不敢冒險（二）不放心別人。而其長處（一）是計慮深遠。（二）是勤守職事。茲先言其長處：

（一）孔明的計慮深遠，防患未然，是常人所不及的，三國志載劉封侵陵孟達，孟達叛降魏，上庸太守申耽又叛應達會夏侯尚等襲封，封敗回城都。封本先主養子，亮慮易世之後，封剛猛難制，必生患，勸先主因此除之，遂賜封死。這是孔明見到做到，不爲煦煦之仁所困，而爲

不能抗曹。所以不肯犯蜀。而曹魏對蜀，亦存坐觀其變，俟收漁人之利的心理。蜀漢在此情形之中，猶能相安一時，故孔明於先主崩後，劉禪繼位之時，即遣鄧芝到吳重申舊好，芝到吳時，吳尙未

蜀漢留以後爭位之禍。此不過一端耳。

（二）勤於職事，賞罰嚴明。三國志載亮使者對司馬懿之言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因勤於其事，事必躬親，不致受人矇蔽，所以論功論罪，皆得其當，故能賞罰與魏絕，狐疑不定，芝對權動以利害，權遂絕魏而與蜀和，孔明在外交上得了勝利，貫澈了他隆中決策的聯吳伐魏的主張。他知道曹丕接受賈詡的計劃，一時不會冒險伐蜀。所以孔明乘此機會五月渡濱，降服孟獲，平定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既絕後顧之憂，復爲將來取長沙桂陽零陵武陵四郡的跳板。在南方平定後，孔明知道天下雖然三分，蜀地褊小。就頃土面積言，魏奄有今晉冀豫魯皖陝甘及鄂之大部，吳所有者爲蘇贛湘蜀僅今四川及滇黔荒夷之地。以比例言之，魏佔十之五，吳佔十之三，蜀佔十之二。若使魏有整個軍機會，則首當其衝。所以孔明的主張，是在用干擾的策略，使魏疲於應付，無機會準備伐蜀，所以他也在魏黃初七年，決然出師伐魏，實現他以攻爲守的策略。我們看他出師表開首便說：「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他已一語道破，其意就是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而延其時以俟變。萬一戰事順利，發生奇蹟，則如願以償。不幸孟獲被殺，街亭失守，未得成功。「終孔明之世，魏終無敢伐蜀，不能不算是他收到以攻爲守的效果。

#### 其次說謹慎形成的短處：

（一）不敢冒險。孔明六下祁山，在戰略上，祇見其正，不見其奇。初出祁山時，據通鑑載魏延獻策曰：「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淮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魏延計。」後人有謂孔明不肯用奇兵制勝，恐損失魏延，其實就其謹慎，不敢冒險，陳壽評亮將略非其所長，固非挾怨失平之病。

（二）不放心別人。而其長處（一）是越人事權，此司馬懿謂亮使之言，即曰：「食少事繁，其能久乎？」通鑑載亮主敵揚顙見亮，上下不嘗自校簿籍，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可相侵。今明公爲治乃自躬核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之不永壽，此關係甚大。

孔明之才，優于治國治戎，無可批評，陳壽評爲管仲蕭何之流亞，殆誠定論，其能爲先主矣。

# 反共戰鬥的哲學基礎

陸宗騏

反共不是黨派利害的戰鬥，不是個人意氣的戰鬥，而是為大多數人求生存的戰鬥。世界人士要反共，為的是俄帝威脅了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存。中國人民要反共，為的是共匪危害了中國大多數人的生存。所以我們的戰鬥，不單是軍事上的戰鬥，政治上的戰鬥，經濟上的戰鬥，尤其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戰鬥。我們要深澈的認識，反共戰鬥就是大多數人反對少數人俄帝侵略世界的戰鬥。

為什麼說反共戰鬥是大多數人反對少數人的戰鬥呢？

第一、因為反共戰鬥是以民生史觀來反對唯物史觀的戰鬥。總理會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的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的衝突。……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人類要有不間斷的生存，社會才有不停地進步。」反之，馬克斯所倡導的唯物史觀，却以為過去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過去如是，現在還是如是。所以前者主張民主政治，後者主張階級專政；前者的表現，在民有民治民主政。

第二、反共戰鬥是以國家的意識消滅階級的意識。唯物史觀的重點，既在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的工作，是消滅國家。祇有所謂階級的利益，沒有國家的利益，更沒有個人的利益。由生產到分配，由公生活至私生活，一切都受階級意識的干涉與控制。國家成為牢獄，人民成為牛馬。民生哲學的重點，既在階級調和，而階級調和的工作是需要國家。國家是人民的集中力量，也是人與人間矛盾的中和力量，更是使人有安全和有利的環境下，得到最大發展的力量。一定要國家有自由，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一定要國家有進步，才能完成個人的進步。一定要國家能獨立生存，才能維護個人的獨立生存。所以國家雖是工具，但不是少數人或階級的工具，而是全民的工具。一切社會關係，都是人類的生存關係，國家就是一切社會關係中最密切而且最重要的一種關係；反共戰鬥的意義也就是以大多數人的需要來消滅少數人的需要。比如羅斯福總統有所謂無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要有無恐懼的自由，便要對外反侵略；要有不虞匱乏的自由，便要有國家的積極建設，使物質不致匱乏；要有國家的教育及文化工作，使精神不致匱乏，這都是反共戰鬥的基本認識。

第三、反共戰鬥是以人性克服獸性。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就是說：人是有人性的；但禽獸祇有獸性，而沒有人性。人莫不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的，有惻隱之心便是仁，有羞惡之心便是義，有恭敬之心便是禮，有是非之心便是智；這種不假外求的仁義禮智之心便是人性。反之，獸性不過是一種本能的發洩，沒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亦即沒有仁義禮智的表現。孟子會以齊宣王的以羊易牛為仁心仁術，把這種仁心仁術推行於天下，便可以王；可見人性為一切政治的根本；沒有人性便沒有政治。最優良的政治，一定是以人性為，尤為人性所不容。人性是人人所共有的；獸性却是少數人喪失了人性以後的特有。所以反共戰鬥

亞歷山大大王的戰術  
李仲生譯

亞歷山大大王是一個偉大而好冒險的英雄。他不像拿破崙般的現代戰略戰術家，却是一位似乎既無術亦無略的充滿英雄色彩的從事奇特戰鬥的名將。

大王便是憑這必勝的信念遠征波斯的。這是紀元前三三一年夏間的事。大王剛好二十二歲。當時號稱百萬的波斯軍正在現在的士摩爾市的東南方一個叫阿爾碧拉的原野上營營，其篝火光燭天，光明如白晝。對於僅有四萬七千少數人馬的大王正顯然是一種很大的威脅。大王的左右看到這種情形非常吃驚，認為倘若是正面交戰必無致勝的希望，為今之計，只有後退一途，因而勸大王不如從事夜襲。這種獻策在戰術上說本來是很恰當的。然而大王却不以為然，并且發出「余殊無奪取勝利之意」的豪語。蓋他認為著黑夜敵人酣睡時，以進行偷襲的卑怯行為而獲勝，那無異是一種掠奪的勝利，作為一個男子漢是很不名譽的。毋寧聽天由命，在光天白日之下來進行的戰鬥才是男子好漢的本色。

大王所採用的戰法乍看來似乎紊亂而無條理，但在他的心中却是講究「必勝」的戰法的。當時波斯軍方面擁有無數的戰車，這些戰車是非常犀利的，車的兩旁附有多數像長鎌刀般的東西，它是一種有跟着戰車前進以斬殺敵人的設備的可怕的武器。你想當時大王對之採用了什麼戰法呢？

本來大王方面也有戰車的，可是為數極少，自然力量很薄弱。因之，大王便把這些戰車全

是以人性克服獸性的鬥爭，是以大多數人反對少數人的鬥爭。

第四、反共戰鬥是以「對內民主，對外和平」來反抗「對內鬥爭，對外侵略」的戰鬥。民主所以能成為社會進化的重心，一方是要人人求生存，人人不妨礙他人的生存，一方更是人人能助我去生存，我亦助人人去生存；把這種民生哲學應用到政治上面，便是對內民主，對外和平，怎樣才能對內民主？民主的國家，一定是重視民權的國家，民主的人民，一定是維護國家的人民。一切自私的個人主義與專制極權，均是違反民主。怎樣才能對外和平？民族主義是國際和平的實行與保障，而對外的能否和平，則視乎人民有無足夠的政權，可以控制治權。多數人民沒有不願意和平的，祇有少數極權的國家，才是對內鬥爭，對外侵略。好像朱毛與帝俄，可為明證。所以反共戰鬥是以大多數人的共同主張來反抗極少數人的狂妄行為。

第五、反共戰鬥是以中國的正統思想來反抗馬列邪說的戰鬥。中國的正統思想在實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而「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古人的修身，固為自己做人，亦即為國家做事。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人民要有四維，才是盛世之民，公務員也要有四維，才是治國之賢。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謂之八德，忠是使人民忠於國家社會，使公務員忠於職守及人民。孝是使人民能為父母盡孝道，能為民族盡大孝，使公務員做到「為官不忠非孝也」，「臨陣不勇非孝也」。仁愛是使人民推己及人，立己立人，使公務員能愛民如赤子，仁民愛物。信義是使人民能急公好義，互助合作，使公務員能以「民信」建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和平是使人民能禮讓相處，使公務員能禮讓為國，重服務不重爭取，重養人不重養己，重和平的秩序，不重恐怖的統治。這都是做人的問題，也都是治國的問題。馬列思想是與中國的正統思想相反的。他們的奴役封鎖，他們的一切反人性反道德的行為，都是四維八德所不許的。中國大多數人受了四維八德的影響已數千年了，而接受馬列邪說的，不過極少數人，所以反共戰鬥必然是多數人的擁護真理，反對少數人的違反真理。便就上五點，可見反共戰鬥，確是多數人反抗少數人的戰鬥。如果還有人因為大陸的人口較多，便以為匪區的人多，因為自由中國的人口少於大陸，便以為自由區域的人少，那就是不了解反共戰鬥的哲學基礎的緣故。大陸的人口雖多，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厭共反共的，我們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為此；我們所以確信「反共必勝」「復國必成」者也是為此。

(上接十一頁)

中興基地，而未能完成中興大業，將略固有未盡其長，而遇先主過遲，亦是一最大關鍵。當黃巾倡亂，董卓竊據朝堂日，各州郡守紛紛以起，互相兼併，時，先主是想在這橫亂時尋取立足之地，互以謀自立，假若孔明在這時輔先主，則與曹操孫堅同時略地，何至鹿死他人捷足先得，遺一冤枉千鴻中，而留待孔明佐先主取。先天之的條件已不足，後天的努力，終致艱難而收效不大。設如先主得徐州時，得孔明連籌帷幄，不為呂布所襲，順勢南下至荊州，或東延至江東，與操馳騁中原。漢室也許復興，即不能一時平操，亦不致栖皇皇，到處依人。惜得孔明已晚，失去佔先之

部廢止，而利用原來牽引戰車的馬匹編成了一個旗兵隊。那麼，對有力的敵方戰車，研究出如下戰法，并且努力進行訓練。其法有三，即斬斷牽引敵戰車的馬腳，切斷馬轄，並刺殺駕者是也。

。

這是一種射人先射馬的戰法。當時配備着二千輛以上多數戰車的波斯軍完全不知道這種秘密，仍然照例地悠然出現於戰場。

未幾，金鼓齊鳴，戰幕捲開，大王把自己的軍隊分為三部分，步兵方陣從中央進發，騎兵置在左右兩翼，先以方陣與敵人作戰，待此作戰方酣之際，然後令騎兵迅雷不及掩耳地進行突擊。這時敵方的戰車羣正輕視着大王的軍力微弱而抱着很大的期望，於是那左右橫配着大鎌刀的戰車隊便像怒濤般地向前突進了。不料剛好中了大王的妙計，馬被斬斷了脚，倒了下來，戰車顛覆，馬羣被割斷，駕者被殺死，戰線便混亂起來。大王目睹此情形，便領着麾下的精銳直向波斯王所乘的戰車衝上去，打算把他俘虜過來，幸被御林兵的鎗林所隔開，波王得免於難。

。

大王在此次決戰中大勝波軍，於滅了波斯之後，隨即遠征印度，不久，回到巴比倫，染病而卒。時年僅三十三歲。要之，大王的一生，有如疾風的出現，又如流星的消逝。古來英雄名將往往如是。(本文摘譯自日本伊藤政之助著「戰略與戰術」一書)

## 軍事教育及實用

高植明著  
郵局劃儲九九五二號可免匯費

# 創建新型游擊戰

劉聞祖

我所謂的新型游擊戰，不妨暫名為「九天的游擊戰」，又因其專為用以對付大陸共匪的一種游擊戰，故亦可名之為「反共的游擊戰」。而擔承此種游擊戰任務，祇有今日海上的游擊武力，始足以勝任之。

## 小引

關於對大陸實施游擊戰問題，我常聽到有很多不同的見解，不過我認為游擊戰術，在本質上即是一種廣義戰術，有武裝的游擊戰，祇是狹義的游擊戰，與普通的小部隊戰術，並沒有多大差別，可是執行游擊戰的部隊，從來就沒有足夠的武裝，更沒有可恃之補給，故在無武裝時亦得執行其游擊任務，才是游擊戰的本質，因之，它的戰術就不囿於一型，最重要的條件，應視人、地、時、空之是否配合，如認游擊戰為「萬應靈丹」，固然是一種錯誤；至認游擊戰祇有其匪能夾運用，而我就不能運用，也是一樣錯誤。

## 三種各別的類型

戰術之最大着眼，第一是要「殲滅敵人」，第二要能「保存自己」，地面上的游擊部隊，由於其裝備之欠缺，事實上不能不迫使他放棄第一個目的，而將其着眼完全放在第二個目的上面，故其在戰術上之要求，亦是要從敵人勢力範圍之內，仍得保持其活動空間，以予對方精神上產生莫大之威脅，即為已足，其次才講到如何去壯大自己和削弱敵人。通常一般所指稱之游擊戰，即係此而言，我們可以名之為地面上的游擊戰。但前已述過，游擊戰的本質，並不一定要有武裝，依此自然的趨勢，又可把本來在地面的活動，轉而變為地下的鬥爭，而是以滲透分化等方式來完成其任務，此等地下性的游擊戰，除要

大批的優良地工幹部之外，最注重的事，即為地工組織，且此項組織因事實之需要，通常每分為指導、工作、和基礎等三個層次，並於每一工作區內，必有一個「核心」組織，同時還利用羣衆，或寄生敵體，以建立其「外圍」組織，藉「外圍」以鞏固其「核心」，為其組織上的唯一特點，至其領導方法，則一方面是要求組織之安全，另方面復要求工作之開展，所以在形式上，必是採取「單線領導」，和「複式部署」，然後他們的工作，才能由播種而生根，由生根而結出葉子，這種地下性的游擊戰，也就是我們所習知的「第五縱隊」，又名「地下工作隊」。

除此二型之外，還有第三種類型的游擊戰，則為我國孫子所發現，而尚未經為人所採用者，據孫子上說：「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九天究竟是指的什麼，他雖未有說明，但我們可以理解到，決不是地面上的攻擊，更不是地下性的活動，而古人又沒有空軍，亦說不上空中攻擊，則他所說的「動於九天之上」，必然是另有所指。

照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解釋，則謂：「中央，與四正，四隅，為九天。」而大玄經則謂：「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暭天，六為廓天，七為滅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這些解釋，似都與孫子的原意毫不發生關連，另外比較可信的解釋，還是古人常認的「天人一體」，因天道主仁，人心亦主仁，故「天心」就是「人心」，孫子此處所指稱之「天」

，當然就是「人心」之替名詞，至「九天」之「九」，則是數理上一個「極數」，易以陽爻為九，陽動而陰靜，「九」為數之極，亦為動之極，極則必變，故又有「九變」之說，如周禮上說：「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同時，「九」雖是一個「極」數，亦是一個「眾」數，「眾」則有利於「合」，故「九」又訓為「糾」，有「糾」之借用；可知，孫子之所謂「九天」，實是指人心之歸向於我，「動於九天之上」，也就是把握人心的有利條件，以行制勝的一種戰術。

此外，他還在其「五經之計」內，首先即強調「道」的作用，他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從前孟子亦說過：「得道多助，天下順之，失道寡助，親威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威之所畔，有不戰，戰必勝矣！」又說：「仁者無敵」，證明孫子的「動於九天之上」，原脫胎於儒家以「仁」為中心的軍事思想，與老子的「天以慈衛之」為同一的着眼，但又有別於現在所謂的「心理戰」和「政治戰」，因為這些都屬於冷戰範圍，倘用於古代，或者尚有其決定力量，若在今日，則絕對不會再有，主要的原因，就是用於戰爭的兵器變了！「揭竿而起」之事，早已是不可能，尤其在今日大陸上的民衆，雖然是百分之百傾向於我，但由於處在共匪暴力組織掌管之下，很難自動反抗。儘管是「九天」之條件具備，而我之「心理戰」和「政治戰」，若僅沒有方法以「動」之，還是顯不出他的作用，孫子在此方面所以比儒家更為積極的地方，就全在一個「動」字，我們目前所須研究的，就是這個「動」字，能有辦法將大陸上的「人心」潛力「動」而運用之，必成為反共的一股主流，這種「動於九天之上」的戰術，無疑是要由游擊戰之方式出之，不過，決不是前述一種類型，而是另一新型，為了使他能與「地面上」，或「地下性」的游擊戰有別，不妨暫名之為「九天的游擊戰」，又可

其專為用以對付大陸共匪的一種游擊戰，故亦可名之為「反共的游擊戰」。

### 我應創建新型

其次，我可再研究一下，我們對於大陸是否需要採用過去共匪同一類型的游擊戰？（共匪過去是地面游擊戰與地下游擊戰併用的）關於此一問題，事實已告訴我們並不需要。第一、大陸上的民衆，無論在行動上，或生活上，早已為匪暴動與組織所控制，在我未反攻之前，縱能投入大量的地面游擊隊，亦難生存，過少，則不能對其造成一種威脅，且游擊戰的唯一行動，就是要能與正規戰配合，如祇是用為局部的擾擾，則所予匪的打擊仍是甚微，在我亦不捨算。第二、若地下性之游擊戰，雖有其可能，但我認為除了情報工作之外，實亦毋庸付出如許大力，其理由：一、因大陸民衆早就同情於我，無待於我們再去爭取；二、因他們所需要的，是我們為之領導，為之解救，而不是我們的宣傳；三、因極權統治之結果，已使到每個人民都不能游離於其控制之外，我如對匪進行地下性的鬥爭，所有民衆，在思想上當然同情於我，但在行動上由於對匪猶存有戒心，未有安全保障之前，必自處於中立，我如果得廣大羣衆之掩護，縱不陷於孤立，工作亦無法展開。

根據以上的分析，證明無論是地面上的游擊戰，抑地下性的游擊戰，俱不是我們對付共匪應採的手段，唯一而可行的有效辦法，就祇有孫子說的「動於九天之上」的新型游擊戰，因為這種戰術，是用台灣為「核心」，而將「外圍」建立於大陸之上，可以使到「核心」不須藉「外圍」來鞏固，「外圍」的作用，即可由原來的對內掩護，變而為向外的輻射，凡所吸引之領導幹部，均為當地能起作用而反共堅決之份子，苟能各憑其社會關係，作輾輶之吸引，則一吸十，十吸百，短期之內，定可遍佈於大陸每個角落，因其平時既不須聯絡，更不須活動，對於羣衆，亦不用

預為掌握，於其自身的安全上面，即不會有什麼危險，在我反攻未發動以前，可以說，是視之無形，捲之無迹，反攻一經開始後，即能在我有力號召下，發動民衆，自動聯繫作紛起之響應，如此才會有合於孫子的「九」之原則，又因其領導形式，係採用獨立的直線領導，並不須要多大技術，即任何一個未經訓練之幹部亦優為之，實為此一新型之特點，其功效之大，且為任何地工所不及。故吾人今日除不談對大陸的游擊戰而已，否則，就非採用此一創意的新型不可。

### 誰堪擔承起來

誰最適於運用此種游擊戰？在目前來說，祇有海上的游擊部隊，始足以勝任之，因為他們現正活躍於大陸東南近海一帶，並控有金門、大陳兩個要點，等於由山中國收回大陸的兩座橋梁，同時，亦是挾入大陸幕後的兩把利刃，已把敵人在東南的海岸，俱置於其勢力控制之下，而執行了對大陸的近海封鎖。

有時，還對大陸沿海各點，發動規模相當的突擊作戰，他們這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如鼠就軍事的觀點來批判，當然是看不出它的價值。若就對大陸實施「心理戰」一方向來看，則他們這項行動的價值就很大了。當大陸陷淪已有數年，寡隔絕，及我準備之需時，設在未正式反攻之前，若併突擊亦無之，則他們勢將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產生怨望，於我反為不利，今有海上游擊部隊，不時加以進襲，就無異告知他們，我們不久仍要打回來的！這在心理學上說，等於先給了他們一個暗示。

### 必有重大的收穫

但我不說，海上游擊部隊之任務，祇有進行突擊，或執行部份之封鎖為已足，除此之外，他們實應負起比突擊，封鎖更大更重要的責任，這個任務，就是前面所述的新型游擊戰，必須得有他們擔承起來，才可得心應手的實施。

因為，海上游擊隊，雖不是一枝正規的海軍，但他在海軍支援掩護之下，已取得了大陸東南近海的制海權，沿海的大陸居民，不是鹽民，便是漁戶，或者是以附近各岸販運為生的船戶，其

生活大都與海發生有密切之關係，也就是他不能不與我海上游擊隊結成好感的主要原因，我苟能善加利用，與之建立彼此間更深之友誼，復從此舉身上，先訊知所有沿海各鄉之一切情狀。進一步擇其中具有領導能力者，扶植其為各該鄉之反共領導人物，俟此初步工作完成以後，再照前述之辦法，作輻射式之擴展，並視情形許可，如能此將我之領導力量，打入於匪組織之中，便產生發酵作用，尤為有利。蓋匪方之控制民衆，除暴力以外，惟恃其嚴密的組織，對鄉村，則有農民協會，民兵組織為其控制民衆的中心組織，對城市，則有各產業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及學生組織，為其控制民衆的中心組織，我如能在農民協會民兵組織中，建立起領導，則共匪的地方基層組織，就等於成了我之組織，如能在其產業工人、婦女、青年羣衆中，建立起領導，則共匪內城市控制力量，就等於全失了效用。假如此辦法，能擴展到縱深橫廣六七百里地面，對我初期的反攻，必有極大的助力。

此種新型游擊戰的唯一原則，即是要由無做到有，由有做到強。目前海上游擊隊，既處於有利態勢，復據有利條件，如不從此方面，作進一步的發展，殊為可惜！而每一個海上游擊隊的成員，亦都負有其應負之責，今以混凝土工程為喻，大陸民衆，實等於工程中之砂石，反共的人心，則有似乎水泥，台灣則為此工程的鋼筋支柱，設無海上游擊隊之「水泥」以凝固之，則工程仍是不成。即此已足徵其重要性，而不容吾人再忽視。

# 三次大戰何時爆發

李浴日

一天我到了碧潭，特往山上拜訪一位老將軍，這一位老將軍住在山上養病，轉瞬經年了。他雖在養病中，一面仍在關心各種問題，研究世界情勢。

「我最近有一個新觀察」，是這位老將軍和我談到第三次大戰問題而發的，跟着解釋說：「我這一個新觀察不同你剛才所提的豫言，我是著眼於艾森豪的個性和抱負。因為艾氏是一個大英雄，抱負很大，他既完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德意的偉大任務，我看他還想在三次大戰中完成擊敗蘇俄的更偉大任務。使世界跨於永久和平的境地，而他便可成為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領袖，比美國任何一個總統都要偉大。」

「很對」，我說：「艾森豪雖是一個英雄主義的人，決不是一個自私利的英雄主義的人，他代表了美國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全世界大多數人類的意志，唯有以大多數人為意志為基礎的英雄，始可完成他最大的抱負。」

他又說：「你要知道，政治是柔性的，軍事是剛性的。」這是他一個偉大的發現。軍人在軍事上是常能表現他剛性的本色，一旦參加政治，往往因不敵政治是柔性的，便顯得不適應複雜的政治，尤不曉得運用政治的手腕來掩護軍事的企圖。當時我不禁有此感想。他停了一會又說：「依此而論，你可以看到艾森豪在政治上，儘可退讓，玩花樣，明知不能和蘇俄談判，却聲明願和蘇俄談判，明知不能和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却贊同史蒂文生所提和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這也許是他想藉以掩護軍事的企圖。但

他在軍事上一點兒都不肯放鬆，時時刻刻在爭取時間，他最了解時間的 중요性和決定性。」望望窗外又說：「軍人和文人不同，我並不是鄙薄文人，像杜魯門、史蒂文生等是不懂得爭取時間的。軍人却具有爭取時間的性格。「真的，美國近來在艾氏的領導之下，對於軍事的準備是多麼積極！發展原子武器，發展海軍，發展空軍，發展北極空軍基地，建立西班牙和希臘的空軍基地，及加強本國防務，無一不是準備應付未來突然其來的第三次大戰。國防部長威爾森亦說：「我們繼續保持強大的時候，在軍事上，我們將能阻止侵略，假如戰爭發生，也可保證後的勝利。」從主義、思想、政制、生活諸方面來看，美蘇是必戰的。不戰何必備戰！美國正在備戰，蘇俄更積極備戰。不過蘇俄却一向本其辯證法的觀點，一面談和，一面備戰，一面發動各國內戰，一面却罵人要發動戰爭，如蘇俄主席伏羅希洛夫於今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破口大罵說：「以美國為首之帝國主義陣營正進行着備戰政策……」美國在蘇俄附近設基地，此使和平之人憂慮不安。」維辛斯基最近在聯大亦大罵美國要發動新戰爭。另一面却積極發展原子武器，（誇大謂已擁有各種大小型原子彈及氫彈）扣留德國科學家，供其發明武器，並擴充與控制各附庸國的軍備。不過牠未到需要發動三次大戰時，是不輕於一動的，由於嘗透了韓戰的滋味，牠在最近幾年內不會故意挑起三次世界大戰。但這并不是說牠已放棄了征服世界的企圖，正如美國衆議員周以德先生說：「克里姆林宮的人們的目標不會變，征服世界的目標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世界革命的基

本戰略是不會變的，他們只是在革命手段不能取勝時，使用武力。」而最近投奔自山的柯羅維茲博士（波蘭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指出「蘇俄的計劃，預備在一九七〇或一九八〇年之間征服世界。」故牠仍本其一貫的策略，即採用第五縱隊的策略，發動各國內亂內戰，然後再配合牠的軍事行動來征服各國，征服世界。最近艾森豪於訪問加拿大時亦有此感，他說：敵人的間諜活動威脅美加兩國，必須立即予以應付。他并要求西方世界拒絕蘇俄的「詭計」，以免蘇俄的宣傳使民主國家捲入「核心戰爭的自殺之境。」（即內亂內戰之意）所以我说：「美蘇正在備戰，但蘇俄比美國在軍事上還是居於劣勢，故牠現在恐懼武力的制裁。如果我們民主國家，不知先發制人，不早日完成強大的軍備，一舉而打垮俄帝，恐怕我們有生之年，必會看到牠完成征服世界的計劃。」

談到這裏，突然談東京一位朋友的近況來，但一會兒及轉入正在談論着的三次大戰問題。因為對於這個問題雖談了好久，却未得到一個結論，這時山風習習，涼意橫生，他說：「三次大戰是一定要打的。艾森豪是一個天才的大軍事家，他不戰則已，一戰則必勝。你看他著《歐洲十字軍》一書，他對戰爭的認識是多麼深刻！他現在致力於戰備，正是爲鋪下將來必勝的坦途，也可以看做他正在發揮軍事的剛性的作風。」又說：「只要準備完成，隨時可以製造戰爭，到了那時說是敵人發動的亦無不可。不過艾克是愛好和平的，不是一個好戰者，如果認爲蘇俄的威脅到了

這是蘇俄問題研究所叢書的第一卷。原為第一卷「蘇俄的戰略與策略」下冊的一部，因為範圍太大，就一方把原來的上冊自第四版起，按其內容改為「共產黨奪取政權的藍圖——列寧獨裁政治策略祕密」，列為第一卷，同時把其他蘇俄戰略與策略的內容，分別單獨編印，因為事實上的需要，就先寫這本「蘇俄征服中國密件」。

### 為什麼要先寫這本書？

蘇俄的戰略，是政治包括軍事的，與一般的把政治戰略與軍事戰略分開是絕對的不同，這是蘇俄戰略的特質，這特質源於克勞塞維茨所謂「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是他「戰爭論」的引申與發揮，這是列寧所承認的。正因為蘇俄獨有這一套特別異樣的，而為別人認為是無形的政治戰略，所以在牠侵略別人的時候，就能特別有力而有效，使被征服者於不知不覺中成為牠的俘虜，成為牠的犧牲者。

今日我們大陸內被奪取，就是一個例子。

大陸為什麼失了的？又怎樣失了的？今日我們從大陸退到金門、台灣的人，恐怕多半都還在夢中！總統再告訴我們，我們的失敗不在主義，而在沒有革命的方法，即沒有謀略或策略，這革命的方法，謀略與策略，即敵人的長處，也就是我們的短處。但是各級幹部懂得這道理的人太少，而懂得這道理能下工夫去研究的當尤其更少了。大陸失去，是另有其大文章，決不是一般人所說的軍事失敗那麼簡單。列寧在俄國是怎样奪取沙皇政權，看過我的「蘇俄的戰略與策略」上冊，就可知道是完全依靠他的獨有政治策略的。我們大陸的失敗，同樣與其說是由於軍事戰略，不如說是由於政治戰略。鐵的事實，就是這本「蘇俄征服中國密件」。

敵人的這些密件，告訴我們，牠是怎樣奪取了我們的大陸，同時也告訴我們，怎樣才可奪回大陸。失去大陸與奪回大陸的答案，都在這些密件裏。

今天反攻大陸是軍事的事，更是政治的事。而要對敵政治作戰，應先研究敵人的這些密件，忽略卑視這些密件，而能設計出一套適當確實的對策，這是不可思議的事。而且就是贏得了優勢的軍事力量收復了大陸，但反攻大陸的同時如果沒有一套與軍事反攻相配合的政治戰略，收復是決不能做到澈底的，且在收復了大陸以後，如果沒有一套政治戰略來防制共產黨的話，共產黨一樣會重新復活，打倒了一個共產黨，又會產生了第二個第三個共產黨。而收復大陸求得澈底勝利的最有效辦法是軍事人員的懂政治戰略，與黨政人員懂軍事戰略，實行政略軍略的。

但是無論認識敵人的戰略策略，或設計反共的戰略策略，都需要先從研究敵人的這些密件起。

### 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道理。

去年十月中旬我辭了政工幹部學校的教授，即開始這本書的寫作，先閱讀並批註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九個文件與中共本身的十三個文件後曾請教過陶希望、王新衡、任卓宣與美新聞處處長卡承休諸先生，他們都很贊助，尤其卡先生更感興趣，不過他主張把原文公佈，我在智識水準高的美國可以，

一體運用。

忍無可忍時，也許先動手。」

我說：「蘇俄向全世界進行陰性或陽性的侵略有戰爭，並非自今日始，三十年來無一日不在進行着。屬於陰性的宣傳戰、組織戰、滲透戰，一般人往往不覺得，屬於陽性的，像韓戰現在雖然暫時停止，越戰及馬來亞之戰，牠還是在背後策動着。何況牠的第五縱隊遍佈全世界每一角落，莫不蘊藏着推翻現有的政權。所以我們民主國家他日為爭取主動，縱先把原子彈投擲於蘇俄，亦是應戰，而非好戰，更非侵略之戰。我們為自由計，為生存自衛計，我們基於戰略之要求，應先動手。」

「照你看，三次大戰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會爆發於何時呢？」我又問，他說：「艾森豪要完成他的抱負，還得再當一任總統。所以大戰爆發的時間，應在二三年之後，即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之閒，下次美國大選的前夕。大戰一起，美國人非一致再選艾克做總統不可。」雖說三次大戰爆發的時間不易知，但這一位老將軍的見解却不失為有可能性的一種。據我的經驗，判斷半年以內的事易，判斷二三年以後的事難，因為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甚麼事情都會發生意外的變化的。最近我會聽到有人說：三次大戰明年會爆發，有的說後年，有的說，這是五年十年以後的事。一時我都不敢苟同。因為未來是不可知，是不易知的，如果基於宣傳的需要，不妨有所假定，真的作為國家決策的依據，那就非三研究不可。但是世間亦不乏奇蹟，不可以常理喻的事情亦許多。千言萬語，要在不斷注意情勢的發展，在情勢的發展中，一些細微的事故，都是我們判斷的最好資料。

一直談了兩個鐘頭，握手別時，仰望北方的天際，在那暗淡的雲層裏射出一道光芒。

而在智識水準低的中國則不適宜，未予同意。旋值胡適先生回國，他對我寫此書亦很重視，他曾說過，不曉得牠們的策略方法，就根本無法對付牠們。我不斷的寫，直至今年五月才完成，其間不知耗了多少心血。

本書包括「列寧征服中國的戰略原則」，「史太林征服中國的戰略說明」，「共產國際征服中國的戰略計劃」，「中共為蘇俄征服中國策略工具的自供」等四部。第一部文件最可注意的是列寧早在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就要製造中國共產黨，以及十月革命以後所訂立的十大征服中國的基本戰略原則。第二部文件最可注意的是民國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前後俄共中央的兩個決議案，民國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與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三月陝甘今日蔣總統的兩個密件，一九二七年五月直接連命令中共奪取武漢政權，因而迫使汪精衛清黨的兩個密件，以及武漢失敗以後，指使中共製造「蘇維埃」，奪取國民黨政權，亦化全中國的命令。第三部文件為本書的核心部分，其內容全為如何奪取農民、奪取工人、奪取軍隊、奪取國民黨以及奪取整個中國的，鼓動策劃暴動、游擊的具體的策略方法。第四部重要的，是中共自始即破壞中美合作，最怕美國援助國民黨，因為如果國民黨與美國合作，蘇俄即無法征服中國，而中共本身也不能勾結蘇俄出賣祖國，而盡其甘為第五縱隊的策略作用了。

本年五月八日陶先生看了本書原稿，告訴我有關的一件事情。他說四月要美國對華政策協商會（即援華會）主席柯爾柏先生來台，曾建議公佈敵人此類文件，藉以警醒自由世界，搶救東方亞洲，而本書的說明蘇俄征服世界是先從征服亞洲起，而其征服亞洲又先從征服中國起，正好合於這個要求。至於本書的揭穿中共土改只是奪取農民，製造叛亂的一個策略手段的事實，更可糾正美國人士以往同情中共的錯誤觀念。並說因為最

高當局對於柯爾柏的建議，至為重視，當時即將我的已經從事編述這類密件工作當面報告了。所以即決定把二十萬字原稿，打字成冊，一方報告告總統，一方發給各方面的資助出版，美新聞處卡處長並分送東南亞各國參考。

但事先也有人不贊成出版的，他們的心理，

或者是看了這密件就手足都軟，怕得昏過去了，這是「恐懼病」的表現，或者是既為密件應該代敵保密，不應該公布，這是變相「通敵病」的表現，或者不問密件如何，凡是敵人的一切，都予以鄙視，認為無獨宏旨，這是「輕敵病」的表現。這些表現的結果，就是失敗主義，投降主義與自殺主義。此外更有一種人，並不注意這些密件，但對這些密件的戰略策略，說是國民黨與政府不生關係，辦公室從政可以不必研究敵人的這些戰略策略，當然更反對辦事從政的適當運用敵人的戰略策略。因之本書特于卷首恭錄總統號召各界幹部研究敵人戰略策略的指示以糾正上說種種的嚴重不可恕的錯誤！

另外有人說他是注意實際行動工作，這都是理論的，因而不重視。這有二個解說：第一是這

書與前第一卷一樣談的，都是戰略策略，這不是理論，而是實際行動的具體計劃與方法。第二是其中即使有一部理論，須知這是敵人專有的策略理論，即策略化的理論，也決不是我們所有的並非面對現實，面對敵人，面對問題，而只空空洞洞，言中無物的那種純粹理論。

又有人說，這種書能讀能懂的只是最少數，

中下級幹部，是不能讀也不能懂的，至於一般黨員羣衆更不用說了。這話似是而非，大有問題。中下級幹部雖有不能讀不能懂的，但不能武斷他們都讀不懂，這未免太看輕他們了，至說一般黨員與羣衆，同樣也決不會沒有能讀也能懂這種書的。再說就有很多不能諒悟這種書的人，既認定這種研究敵人戰略策略書籍的重要性，也應該想盡辦法使他們能讀能懂，這是領導反共抗俄者應有的責任，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戰勝敵人，收復大陸！因為認識敵人戰略策略陰謀，與實施我們反共的戰略策略計劃，都不應只是少數領導者的事，而是廣大羣衆的事。

我的「蘇俄征服中國密件」的經過，其動機，目的，作用，就是如此。

## 反—攻—必—勝—絕—無—疑—問

黃 嵯

治修明，經濟穩定，軍事進步，這都是反攻必勝的重要因素。

當然自由中國是可以獨力負起反攻大陸的重任，並能充分達成反攻勝利的標的。可是今日的戰爭，幾乎都是世界性的戰爭，自由中國反共抗俄收復失土的聖戰，更不能例外，然而觀察世界上民主集團與共黨集團的實力，是前者強大於後者，所以縱使自由中國反攻大陸時，共匪有蘇俄撐腰也無濟於事，我們得道多助，勝利在拳掌之間。所以反攻必勝是絕無疑問的。



## 鑑往知來 反攻必勝

鄒魯

執筆者

鄒魯

劉光炎

李雄

張劍仇

張鐵君  
黃煥文  
葉青

王新命  
王澤民  
趙尺子

曾今可  
黃麟

宋念慈

(以收到先後為序)

一談到反攻，便有人把朱毛匪幫的兵力和我們的兵力來比較，說朱毛有正規軍三百萬，保安兵二百萬，後備兵二百萬。我們的兵力與牠的兵力數字相差太遠。又說朱毛有噴氣機幾百架，我們的空軍也沒有牠的多，物質條件又不及牠若干倍。由這些人的口氣看來，好像要反攻必勝，定要等到兵力超過牠，才有勝利的把握。或者寄托在國際上起變化，三次大戰發生，我們便可在此中取巧，得反攻的勝利。這種論調，是天生怯懦者的口吻，甚或是匪課放出來的毒藥理論，用來蠻橫反攻復國的壯志與雄心，頽廢反攻的意志，這是多末危險的心理啊！不能不予以澈底的糾正。

我們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專恃衆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這中間有一個致勝的重要因素，就是精神，只要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成功的信念，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不能專講物質的優劣和人數的多少來推斷勝敗所屬。我記得國父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督師北伐時，對滇贛粵各軍演說中有一段話：『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自余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力實居其九，物質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革命言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駐武漢，其中同志尚多。有能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以爲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等死耳。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後由熊向其退伍友人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僅有此數

，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充足也，乃被革命黨人以兩子彈打破之，兩營同志克服之。故余以爲打破武昌者，實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

由國父這段演說來衡量現時反攻，今日朱毛匪幫控制大陸，雖比滿清的控制力加強，但人民當日仇恨滿清的心，不及今日仇恨匪幫的心之甚。今日大陸的同胞無一不痛恨共匪，恨不得與之拚個死活。可以說我們已經得了整個大陸的人心，因大陸整個的人心以打共匪，牠當然是要失敗的。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委而棄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因此，我對反攻勝利的信念，是很堅決的，並相信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了，我們應一面準備，一面反攻。

再說，凡事沒幾有分冒險，是不會成功的，武昌起義，未到原定計劃的日期，因爲工程營的黨人名冊被搜獲的關係，寧爲革命而求生，不願坐而待斃，冒險一動，居然成功。今天我們不能以爲匪不敢正視台灣，便以為台灣安全，可以苟全，耽於燕安，不去反攻，一定要靠天降奇蹟，那就等於自殺，因爲時間拖久，匪對大陸的控制更強，我們的敵愾心由忿激而憤發，憤發而不得有所用，積之久則頹喪，所謂由希望而失望，失望而無望，無望而不望，氣衰神老，前途堪虞。翻開古今中外歷史，大抵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因爲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今天是我們在憂勞中求生存的日子，不反攻更待何時？

要之，反攻始於突擊，我們要由突擊到反攻，由局部反攻發展爲全面反攻，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 反攻的轉變是必然的

張 鐵 君

反攻的最後勝利，在我看來是一個邏輯的必然，對於共匪的敗徵，在邏輯上，不論我們從形式邏輯來推論，抑從所謂辯證邏輯來預測，都可以達到同一的結論。假如我們用歸納法來研究，將古今中外所有用暴力、殘殺、欺騙以及威迫人民，摧毀文化，屠戮異己而取得的政權，用歸納的契合法比較起來，這些政權的前件與後件，儘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最後必然「覆滅」。我們從歸納法得到這個「凡採用暴力的政權皆必覆滅」的命題或判斷，若果再用牠作為演繹法三段論式的前提，而以「中共匪幫是暴力的政權」為小前提，那個推得的結論，當然也是「覆滅」二字。現在人人心目中所有的共匪必亡。反攻必勝」的概念，又何嘗不是一種邏輯結論。國父說：「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有理則（即邏輯）之感覺。」不過一般人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罷了。

縱使我們採取共產匪幫的唯物辯證法來推斷，他們何嘗不是作法自斃。假若本黨與匪頭對立的矛盾，但歷史發展到統一時，匪黨也必然要消解於新的統一內。若用他們的否定律，匪幫的否定仍是第一次的證據，也終於使他們否定於這個自己胡謬來的所謂「必然」的命運了。

所以我認為反攻必勝是一個——邏輯的必然

的必然，對於共匪的敗徵，在邏輯上，不論我們從形式邏輯來推論，抑從所謂辯證邏輯來預測，都可以達到同一的結論。假如我們用歸納法來研究，將古今中外所有用暴力、殘殺、欺騙以及威迫人民，摧毀文化，屠戮異己而取得的政權，用歸納的契合法比較起來，這些政權的前件與後件，儘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最後必然「覆滅」。我們從歸納法得到這個「凡採用暴力的政權皆必覆滅」的命題或判斷，若果再用牠作為演繹法三段論式的前提，而以「中共匪幫是暴力的政權」為小前提，那個推得的結論，當然也是「覆滅」二字。現在人人心目中所有的共匪必亡。反攻必勝」的概念，又何嘗不是一種邏輯結論。國父說：「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有理則（即邏輯）之感覺。」不過一般人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罷了。

縱使我們採取共產匪幫的唯物辯證法來推斷，他們何嘗不是作法自斃。假若本黨與匪頭對立的矛盾，但歷史發展到統一時，匪黨也必然要消解於新的統一內。若用他們的否定律，匪幫的否定仍是第一次的證據，也終於使他們否定於這個自己胡謬來的所謂「必然」的命運了。

所以我認為反攻必勝是一個——邏輯的必然

## 我的反攻必勝觀

黃 奘 文

總統最近訓示說：軍事學三大內容。一為軍事哲學，二為軍事科學，三為兵學。我們以此三點而論，我們能夠反攻，我們必須反攻，而且我們反攻必勝。淺言之，我們，有充足外援更可反攻，反之沒有充足外援也可反攻。理由非常簡單：我們不是以台灣反攻大陸，而是以「大陸反攻大陸」；我們不是以台灣六十萬軍隊反攻大陸，而是以整個中華民族對抗絕對劣勢的共匪匪徒們。

我個人是一個提前反攻論者，三年來曾倡議「支隊戰術」打開反攻大陸的大門，以「黨、政、軍、民聯合戰術」解決共匪全面戰術，並提出「韓信復生反攻大陸」必勝必成的看法，（去年十一月十日香港工商報）。台港兵學界有人提出「政治空權」，「敵後反抗運動」，以及近月來的「政治登陸」，「走廈戰法」，等反攻論調，可與個人反攻思想有互相呼應之妙。如果我們能用庖丁解牛，目無全牛的看法，我們反攻大陸絕對必勝。總之，我們反攻大陸，是五十年來歷史必然發展，當然，不是一戰而勝，而是西風漫捲紅旗，中國大陸重獲自由。

## 今天急須努力的事

葉 青

反攻必勝是客觀的趨勢，但也需要主觀的努力。因為反攻是人為的事實，而凡人為之成敗皆與努力之多寡有關，絕沒有自然而然的所以反攻必勝的道理，與其說是在客觀的趨勢之中，無寧說是在主觀的努力之中。那末要問反攻必勝之故，便須問我們底努力如何了。

我們底努力何如？請與從前在大陸戡亂時對照一下吧。大陸戡亂是從抗戰勝利之時開始的，我們底土地、人口、財富，軍隊等等，比諸共產黨真多到無數倍，本應必勝的，結果反失敗。爲甚麼呢？種種原因。這些原因到今天消滅了沒有呢？如果有消滅，反攻必勝，否則急需努力。

要之，要反攻必勝，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肅清貪污，修明政治。這也可以說是我們今天急須努力的事。

## 爭氣為制勝之本

劉 劍 光

我一向是堅信反攻必勝的。有些人在愁反攻時的兵源問題，有些人在愁反攻時的響應問題，我個人都不愁，因為我認為我們反攻的時候，大陸上的軍民，必紛紛響應，我們這些國軍，作用上等於酵母，一個酵母可以影響一百個甚至一千個人，所以兵源是不會成問題，響應也不會成問題。

國際的形勢，我更認為必有利於我，這並不是基於我的主觀，而是由於客觀形勢的決定。

所以，我一向把問題的重點，放在我們自己身上。我認為只要我們自己爭氣，反攻是一定勝利的。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自己不爭氣，則縱然有千載一時的良機，也無法利用。即使我們侥幸勝利了，但那是由於共匪的失敗，而不是我們的成功。我們仍然要一敗塗地的。

除此以外，我個人是沒有納臺懷疑的。由於我無條件相信反攻一定勝利，已經使許多朋友送了我一個佳名「一個情願的人」！不過，我是「一個情願」的嗎？事實擺得太顯明，用不着我多說了！

## 只管耕耘不收穫

王新命

已只管耕耘，不明收穫的苦幹精神。王陽明先生說：『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漑。』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這可作為我們的座右銘。我們今天的從事反攻準備工作，也就是『種樹』，也需要不忘栽培之功，去造成事有必至理所當然的春華秋實。

再明白一點說：只要我們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這些方面的努力，都是為適應需要，我們便無須擔憂我方力量的不如人。我們便一定能夠以少勝多，並因匪軍的陣前起義，集體來歸，民眾的箪食瓢漿，以迎國軍，終於造成最輝煌的反共復國的歷史。

老實說：我們過去的失敗，不是敗於奸匪之手，是敗於我們自己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教育內容的不良，而其所以然，是由於我們大家都不會着實栽培灌漑三民主義的樹，却希望這株樹能發春華，能結秋實。現在必須先下只管耕耘不問收穫的決心，盡量充實我們政治、軍事、經濟和教育的內容，才足以保證我們反共抗俄的必勝與復國建國的必成。

## 反攻必勝面面觀

王澤民

一一說明

一、匪軍當韓戰疲敝之餘，未嘗休息，死亡

蒙蒙，瘡痍滿目，人人厭戰，軍心動搖，不可再

戰，戰必失敗。

戰爭之原則：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當匪軍在大陸瘋狂之時，正是一鼓作氣的初期，參加韓戰是再而衰，今則已屆三而竭的末運。

一鼓作氣是有目標而戰，有目標而戰可以一時僥倖成功。例如清之曾國藩，德之希特勒，均為此類型之榮耀大者。曾國藩之湘勇以消滅洪楊為目標，固可克服金陵，但不能使以剿緝匪。希特勒以撕毀凡爾塞和約為目標，固可席捲歐洲十四個國家，但不能再戰於史太林格勒。匪軍之援朝已不能再戰，然而猶能維持一二年之久者，韓戰和談有以促成之，非匪之力也。假如當時曾國藩願與稔匪和談，二次大戰聯軍願與希特勒和談，我想湘勇雖老尚可圖存，希特拉一時也未必滅亡。匪軍再戰既不可能，三戰能勿自燭？況我反攻

。我軍當大陸之游擊部隊內殲暴賊，外迎國軍。古今中外歷史諸如此例子甚多；法國之路易

·

堂正正師出有名，而匪再戰已無目標可言，決無

·

僥倖成功之理，其必敗可斷言也。

二、匪黨受俄帝之驅使，進行整肅，幹部離心，匪軍自韓戰後將驕兵惰，已無鬥志，匪黨幹部再無控制能力。匪軍與匪黨分離，戰必敗無疑。

大陸匪黨一舉一動的要學習其主子俄帝的作風。俄帝自其高級領袖階層內訌，貝利亞被整肅

後，一時整肅之風漫延於東歐各附庸國，而大陸傀儡之匪幫，不能例外，廣東一隅已啓其端，(十月五日中央日報登載：粵省匪實施大整肅，廿五匪幹被清除。)一時風行草，優勢必波及整個淪陷區域，整肅之結果定必造成黨與軍之分離。

蘇俄近日陸軍將領之抬頭矜驕，黨中特務之埋怨慷慨，已成為不可磨滅的事實，況兵禦者敗，古有明訓，昔賢高適有言：『力戰固難恃，驕戰曷能久，』此匪之謂也。

三、奸匪殘暴累年，民不堪命，人心思漢，望我反攻，一旦戰事爆發，勢必揭竿而起，配合我軍潛伏大陸之游擊部隊內殲暴賊，外迎國軍。

十四，我國暴秦二世等等，不勝枚舉，况奸匪今日之暴政勝於前者有過之無不及。

四、匪軍軍額龐大，軍需浩繁，經濟已瀕於破產，倘戰事爆發，軍費倍增，一旦搜刮俱窮，以爲繼，民怨沸騰，軍心瓦解，勢必不戰而散。

匪軍數獨居世界上各國之第一位，匪之正規軍有數百萬，軍匪民兵又有千萬，無論如何富庶國家俱無能力供養如此巨額有兵力，況其動輒以支前名，竭澤而漁，平時餉糈已無法維持，一旦臨戰，軍需倍增，更屬羈絏俱窮，難以爲繼。曩昔國軍在大陸之失敗，謂敗於經濟之破產。今匪軍兵力較我曩昔在大陸時倍增，而搜刮的慘酷，尤爲前所未見，其不敗何待。

五、目前大陸一般青年大都覺悟，不復爲匪所引誘，利用，匪宣傳戰之失敗，已爲軍事失敗之先聲。曩昔匪能以謠言巧語誑騙青年學生，煽動文化界鼓起風潮，爲匪作伥，造成大陸一時原之勢，莫可譽避。今則西洋鏡已被拆穿，所謂社會改革文化運動，就是毀滅中國五千年來的倫理哲學，出賣黃炎子孫，供獻俄帝奴役，至今一般青年躬受摧殘的慘痛，都已覺悟前非，不復爲匪所利誘。視此港澳各界慶祝國慶之熱烈，而卑視匪之十、一、紀念，羞與爲伍，即可證明匪之文化宣傳運動業已失敗，爲其軍事失敗之先聲。

六、匪軍之唯一人海戰術，由年來兵器火力的增強，已被摧毀，人海兵多已不足恃。

匪的人海戰術由韓戰之經驗，已被聯軍熾盛的火海戰術所摧毀，人海兵多既不足恃，而以大陸漫長之海岸線，決無法處用火力來封鎖，而必被我擊破深入，毫無問題。

七、攻勢的戰略戰術，均優越於防禦者，已爲中外兵家所公認。

曩昔法之馬奇諾防線正如鋼牆鐵壁，第一次大戰初起時即被德軍粉碎無餘。德之希特拉席捲歐洲十四個國家，自以英法海峽天險，聯軍無法飛渡，不料諾曼第之登陸，如排山倒海之勢莫可

防禦。地勢之險廣已不足恃，而攻者即可自由選擇，妙巧運用，把握主動，以操勝算。一切條件，均為攻者有利，而防禦者則反是。如最近南日、鹿羊、東山諸役戰績之輝煌，已可想而知。八、國軍將士思鄉殷切，奮鬥精神異常旺盛，戰鬥能力至少可以以一當十，所謂『背水列陣，寡軍者勝。』

國軍官兵近年訓練精強，一般戰鬥技能，有長足之進展，已為中外各界人士所稱許，固毋庸多述，而在海外三四年間屢聞在大陸家鄉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被匪之慘殺姦淫，悲憤填胸，誓必報復，而其痛恨奸匪之出賣祖國，大陸之遍地血腥，尤為憤慨，而一般反攻殺敵之精神異常旺盛，哀兵必勝，可以以一當十。

綜觀以上所述奸匪所造成失敗的事實，與我所得的優越條件，無論從何方面觀察，均可知誰勝誰敗。與其謂我反攻必勝，寧可判匪再戰必敗。

『反攻大陸，必定勝利』，是自由中國人從卅九年三月一日總統復行視事以來便一致具有的一個信念。但這個信念，不是屬於宗教性或夢想的，而確有其學理的歷史的根據，却不容易說不出。我會運用十餘年來個人對於穀梁學的研究，寫過一本十幾萬字的書，說明反攻必勝，也因為這學理這歷史的難於領會，致未發生良好效果。現在我願藉著談話機會，再說一遍。

孔子寫成『春秋』，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即及門也不能懂他的道理。學員筆記：『左傳、一公羊傳、一穀梁傳，即所謂三傳。在穀梁傳裏留下孔子的『因國說』，而在左傳上留下四十多個『因國』的示例。所謂『

因國』即今天毛澤東式、昨天溥儀式的『國家』。毛澤東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溥儀的為『滿洲國』，你不能不說它是一『國家』，但它不是政治學上的『國家』，我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不是政治學上的『國家』之然，即無以名之。這就是孔子之所謂『因國』。這種『因國』是侵略者為了吞併其鄰國，而在其鄰國之內扶植奸，由漢奸領導的『國家』。如日本人為了侵略中國，便在中國扶置了一個漢奸溥儀，由溥儀領導為『滿洲國』，今天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然，蘇俄國為了吞併中國，便製造一個漢奸毛澤東，由毛澤東領導之。孔子的『春秋』和門徒所記的三傳，就二百四十年中四十多個『因國』史例，說明此種『因國』雖盛極一時，但一旦其正統的中央對之反攻，便無一不勝，即『因國』無一不敗。這四十多個『因國』必敗的史例，均見拙著，茲舉二三以示一斑：公元前六七〇年，山戎侵略曹國（今山東曹州），利用曹奸公子赤，打走正統中央曹公子繩。山戎扶置公子赤成為毛澤東，以偽『曹國』為根據地，進一步侵略齊國。經齊桓公和公子翬聯合反攻，不單打倒偽『曹國』，而且直搗山戎老巢（今遼寧錦縣）。此其一。公元前六四九五（即周襄王三年），狄狄為了侵擾周朝，利用周朝的王子叔帶，成為周奸，在周國之中叛亂，打倒襄王，自立『國家』。直到襄王十七年，襄王反攻，叔帶被殺，其偽『國家』亦倒。此其二。公元前五五年，齊國為了侵略晉國，利用晉國叛臣樂盈，在晉國國內組織偽『國家』，率兵叛亂三個月，後經晉平公反攻，樂盈被殺，其偽『國家』亦瓦解。曹赤鬧了九年，叔帶最長才十四年，樂盈只三個月而已。

我們從四十多例中擇出三個，便可說明：正統中央對於外來侵略勢力所扶置的『因國』，只要反攻，無一不勝。近十餘年來，日本為了侵略我國，曾搞過溥儀的偽『滿洲國』，德王的偽『蒙古國』，王克敏的偽『華北政委會』及汪精衛的偽『中華民國』，依據孔子的學理說，這些通統是『因國』，但我們只在總統領導之下，一聲抗戰，僅八年工夫，不單一切『因國』垮臺，即其背後的日本亦在三二十年內不得翻身。所以，只要我們熟讀歷史，懂得學理，便會絕對相信反攻必勝。

### 反攻由我哀兵必勝 李 雄

此次反抵抗俄之戰爭，乃自由與奴役之戰，民主與極權之爭，故我國必能得道多助，無庸多事疑慮。而自由戰勝奴役，民主戰勝極權，自更不成問題。

雖然，國際性之戰爭，必待國際共同解決，非我一國所能單獨取勝。證以二次世界大戰，始於我國之抗戰，而終於國際之勝利。此次反共抗俄之戰，既為國際性之戰爭，當非我國一國所能肩其重任，故若干人士，堅主必待三次大戰開始，然後發動反攻，殊不知二次大戰實由我國抗戰開始，無疑三次大戰亦必將由我國負擔先鋒之任務，斷不能等待大戰爆發，然後從事反攻。筆者向主張應由我國先發動反攻，以促共起而打倒俄匪之堅戰，以完成我反攻復國之任務。試思我不首先發動反攻，誰肯先我而發動，此理甚明，尙待何乎！

總統最近曾言：國人患有兩種錯誤：一為『等待主義』，一為『萬全主義』。所謂等待主義，即等待三次大戰爆發後反攻。所謂萬全主義，即必須準備至萬全程度，然後開始反攻。殊不知等待主義乃倚賴主義，被動主義，實要不得。而萬全主義，則更永無可能，倘必待萬全而後動，則以種種物質條件之限制，誠不知何日始可反攻矣！吾人深信『哀兵必勝』，『精神勝於物質』，故無須等待萬全。吾人更深信，反攻一開始，則國際局必為之大變，而最後勝利必將到臨。故至遲於明年之內，必須開始反攻。所幸處今日之時勢，時間轉於敵人有利，而非於我有利。吾願以此言以告國人，並以告國際人士。

## 侵略愈多崩潰愈快

李震

今日共匪所處的國際形勢，與蘇俄當年國內革命成功時所處的國際形勢完全兩樣，換言之，蘇俄革命成功後，有安靜的日子讓它建設，所以才有今日威脅世界的力量，今日的共匪則不然，它的蘇俄主子不會讓它靜靜地建設，反侵略的自由民主世界也不會讓它靜靜地建設，大陸人民受不了它殘暴的壓迫和統治，更不能容忍它不顧人民死活的建設。如今日的韓戰，越戰和大陸反共力量的日益擴大，便是說明這些的好例子。但我們知道，它愈發動侵略，則它的經濟就愈要漸漸崩潰，它的經濟崩潰，跟着它的政權就必然也要崩潰，這是必然的。我們再從歷史的角度去看，我們也沒有看到一個新政權能在民窮兵疲中可以鞏固和確保的，依這些理由，我們就足夠判斷共匪必敗了。

## 切實完成反攻準備

曾今可

「反攻」，一定是一「必勝」的。如果沒有必勝，也不會貿然「反攻」。但在未正式反攻前，則應不斷實行大規模的突擊。

現在，「反攻」的一切準備，將近完成。一年以內，可以全部完成——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一、反攻一便一定會「必勝」的。我們所應該特別提高警覺與加倍努力的，便是如何在這一年內切實完成「反攻」的一切準備，堅強我們「反攻必勝」的信念，充實我們「反攻必勝」的力量，以實現並保證我們「反攻必勝」的偉大戰果。如果這種警覺與努力不够，則「反攻」是難以「必勝」的。我們早就知道：現代的戰爭是整體戰、全面戰。我們還能在今日甚或

在明日，仍以勝利完全託付於軍事之上？時間是無私的。我們在準備，敵人也在準備。所以，我說：「我們應該特別提高警覺與加倍努力，在一年內切實完成反攻的一切準備。這樣才能「反攻必勝」！」

證以今天的世界大勢和臺灣的種種進步，我們實行反攻

，收復大陸的時期，當在不遠。再證以共匪大陸上的倒行逆施和喪失人心的情形，其崩潰敗亡，亦必毫無問題。

然共匪必敗，並不是我們在反攻時，我們所獲得的軍事勝利，不一定便是政治的勝利，換言之，我們在軍事上雖然能夠收復大陸失地，不一定在政治上便能收拾大陸人

## 爭取反攻勝利之道

張劍仇

人心。果真我

們在軍事上能收復大陸，而不能在

人心，國家仍不能太平，共匪雖然已敗，我們並未勝利。

因此，以軍事收拾大陸失地是一事，以政治收拾大陸人心又是一事，必須二者同時收效，才算真正的勝利！

如何爭取政治勝利？我認爲必須從改變作風，爭取人心做起。國於大陸，必有以立，一個民族要能獨立生存，自有其發展生存之道。這道是什麼。就在把握人心，使全體人民與政府共同一致，趨於同一的

## 台灣礦工股份有限公司

購採迎歡。速迅品出。允公價定。良優品質

部門 大四 門部 营建部 治機械部 紡織部

部工化

洗衣皂，香皂，各種油漆，卡車內外胎，自行車內外胎，純淨甘油，膠鞋及雨靴，耐火材料，電瓷及化學瓷器，家用瓷器，紅磚，臘燭。	承包道路，碼頭，房屋，飛機場，橋樑等建築工程，以及一般營造工程。	煤，焦炭，鑄鐵品，鑄鋼品，鋼球，各種機械，洋釘，鐵線，乾蓄電池，電燈泡，各種電機，紡織機，農具機及其他機械，熔磷肥。	棉紗，亞麻織維，苧麻紗，生絲，細布，斜紋布，各色花布，純麻布，一百公斤纖麻袋，一百公斤平織麻袋，淨面呢，純毛氈。
--	----------------------------------	--	--

七三〇二：號掛報電 樓大礦工街寧懷市北台：地址  
(號八一四八二至一四八二：機總電話)

現在，共匪在大陸上倒行逆施，殘民以逞，賣國媚外，做蘇俄的工具，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發生如火如荼的反抗運動。拿它和政府作一強烈的對照，一般人民深覺府寬大，希望國軍反攻，解除他們的痛苦。我們一時失去了的人心，現在又重獲得。這是反攻勝利的基礎，也是共匪敗亡的關鍵。

基於歷史的教訓，我們要爭取反攻的勝利，就得先爭取人心，要爭取人心，即應改變作風。現在大陸上的人懷念政府，並不是贊同我們過去的作風，而是由於我們的政策較共匪正確，沒有它那樣殘暴。如何改變作風，就得從下列三點做起：

一、以謙遜代驕矜——現有不少官僚雖無能，却神氣十足。將來反攻以後，更恐得意洋洋，躊躇滿志，像從前抗戰勝利時一樣。這個作風必須改變，使人民與政府結合才可。（接下頁）

現在，共匪在大陸上倒行逆施，殘民以逞，賣國媚外，做蘇俄的工具，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發生如火如荼的反抗運動。拿它和政府作一強烈的對照，一般人民深覺府寬大，希望國軍反攻，解除他們的痛苦。我們一時失去了的人心，現在又重獲得。這是反攻勝利的基礎，也是共匪敗亡的關鍵。

## 金門近聞

△金門各部隊為慰問留韓反共義士特發起一人一信運動，聊表寸心。  
 △中華民間歌舞團在金宣慰所到之處，戰士雲集，以邊疆同胞之邊  
 路演出為最精彩。

△十月廿五日為金門大捷四週年紀念，是日清晨致祭陣亡將士，上午  
 開會慶祝，中午是役戰鬥英雄聚餐，晚間軍民聯歡。

△省立福建醫院已完成二期工程，胡司令官特獎給千元，以示鼓勵。

△金門衛生建設，正積極推進中，關於房舍及各項衛生設施已與農復  
 會作具體商討。

△金門軍民為紀念國父，在太武山烈士公墓前，建造國父塑像一座，又在榜林公路建造無名英雄像一座，業經完成，兩像各高  
 三丈餘，莊嚴雄偉，塑造者為藝術家劉獅教授。

△東山戰役後，游擊部隊紛紛選出「戰鬥英雄」。

△反共義士觀光團抵金，備受各界歡迎，曾赴第一線喊話

，喚醒匪軍與同胞聯合打倒奸匪。

△金門官兵經半年來之努力，完成高坑水壩，可灌田千餘  
 畝，政治部正搜集資料，編印「高坑水壩專集」。

△農復會派員抵金察視，並預定種植海岸防風林，全長一

萬一千五百尺，寬二十二至二百公尺。

△各鄉鎮駐軍官兵根據民眾平常敬軍事跡，業經分別選出

，「敬軍模範」或「敬軍之家」，並各贈彩牌，懸于門首，以  
 資示範。又各部隊亦選出「愛民模範」之官兵，由各部隊長核

定分別獎勵之。

△東山戰役負傷官兵赴台留醫，續有痊愈返防，準備再度  
 殺敵。

△烈嶼前線戰士在海濱捕獲狀如戰車，頭腹有角，身堅如  
 石之怪魚一尾，為數十年來所僅見。

△海外歸國僑領廿五人抵金訪問，內有金門僑領陳國璽等，對金門建  
 設之進步，頗多讚譽。僑領蔡和安，于參觀游擊部隊後說：「游擊隊為反

攻之靈魂。」

△「正氣中華」日報，於十一月廿五日舉行慶祝前線復刊四週年紀念

，賀客盈門，賓主盡歡而散。

△青年反共救國團直屬金門支隊男女百人舉行自由車環島長征，總公  
 祭太武山陣亡將士公墓，并舉行野餐。

△一代完人吳稚暉先生靈骨，下葬廈門口外金門海底，吳先生為中國  
 反共之鼻祖，其偉大精神，將成為吾人跨海反攻之原動力。（本刊資料室）

## 歷史就是證驗

宋念慈

歷史證明共匪是必歸覆亡的，這要從兩方面說：

一、從客觀的事實看：朱毛匪幫的政權是以賣國為主的，它是俄帝的附庸。在中國歷史上，石敬塘賣國求榮，以父禮事契丹，而自稱兒皇帝；宋朝的張邦昌叛國降金，乞憐侵略勢力；吳三桂和洪承疇等也想以漢奸身份，儘量犧牲民族利益，以換取個人的功名富貴，最近的為滿洲國，更甘心給日帝做走狗；可是在不旋踵之間，他們都遭到了悲慘的滅亡。

因為傀儡政權都要壓搾人民血汗，以孝敬主子，所以一切附庸國都是開得民不聊生，甚至于自己生產的糧食自己也吃不到，還要忍飢挨餓。東德人民已經因為飢餓，起而叛亂，朱毛匪幫統治下的情形，也是如此，人民決不會長此忍飢受餓。

二、從主觀的力量看：近幾年來我們的反共抗俄力量，已由孤軍奮鬥進而變成國際的團結了。旁的不說，單從今年十月在臺北所舉行的幾個慶祝會看，無論我們的武裝力量和海內外的人心，都足以表示自古中國的力量之日趨強大，和海內外同胞是怎樣熱烈地向政府歸心。所以，我們相信祇要反攻一聲令下，則朱毛偽政權必在內外夾攻的情形下，即趨滅亡。

但有一點，就是在沒有反攻以前，我們的準備決不可有一絲一毫的懈怠。

（上接廿三頁）

## 二、以團結代紛爭

——我們過去的失敗，

主要是因為內部派系紛

歧，缺乏嚴密的組織，給共匪以乘間發展的機

會，現在我們欲轉敗為

勝，就得注重組織，建

立制度，打破派系的界

限。

## 戰鬥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逢每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戰鬥月刊社

編輯者：本社編輯委員會

社址：金門溪邊

辦事處：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一〇六巷一〇四號

# 歷史就是證驗

宋念慈

歷史證明共匪是必歸覆亡的，這要從兩方面說：

△金門各部隊為慰問留韓反共義士特發起一人一信運動，聊表寸心。  
△中華民間歌舞團在金宣慰，所到之處，戰士雲集，以邊疆同胞之邊疆舞演出為最精彩。  
△十月廿五日為金門大捷四週年紀念，是日清晨致祭陣亡將士，上午開會慶祝，中午是役戰鬥英雄聚餐，晚間軍民聯歡。  
△省立福建醫院已完成二期工程，胡司令官特獎給千元，以示鼓勵。  
△金門衛生建設，正積極推進中，關於房舍及各項衛生設施已與農復會作具體商討。

△金門軍民為紀念 國父，在太武山烈士公墓前，建造國父塑像一座，又在撈林公路建造無名英雄像一座，業經完成，兩像各高

三丈餘，莊嚴雄偉，塑造者為藝術家劉獅教授。

△東山戰役後，游擊部隊紛紛選出「戰鬥英雄」。

△反共義士觀光團抵金，備受各界歡迎，曾赴第一線喊話

，喚醒匪軍與同胞聯合打倒奸匪。

△金門官兵經半年來之努力，完成高坑水壩，可灌田千餘

畝，政治部正搜集資料，編印「高坑水壩專集」。

△農復會派員抵金察視，並預定種植海岸防風林，全長一

萬一千五百尺，寬二十至二百公尺。

△各鄉鎮駐軍官兵根據民眾平常敬軍事跡，業經分別選出

，「敬軍模範」或「敬軍之家」，並各贈彩牌，懸于門首，以資示範。又各部隊亦選出「愛民模範」之官兵，由各部隊長核

定分別獎勵之。

△東山戰役負傷官兵赴台留醫，續有痊愈返防，準備再度殺敵。

△烈嶼前線戰士在海濱捕獲狀如戰車，頭腹有角，身堅如石之怪魚一尾，為數十年來所僅見。

△海外歸國僑領廿五人抵金訪問，內有金門僑領陳國璽等，對金門建設之進步，頗多讚譽。僑領蔡和安，于參觀游擊部隊後說：「游擊隊為反攻之靈魂。」

△「正氣中華」日報，於十一月廿五日舉行慶祝前線復刊四週年紀念，賀客盈門，賓主盡歡而散。

△青年反共救國團直屬金門支隊男女百人舉行自由車環島長征，繼公祭太武山陣亡將士公墓，並舉行野餐。

△一代完人吳稚暉先生靈骨，卜葬廈門口外金門海底，吳先生為中國反共之鼻祖，其偉大精神，將成為吾人跨海反攻之原動力。（本刊資料室）

# 金 | 門 | 近 | 聞

一、從客觀的事實看：朱毛匪幫的政權是以賣國為主的，它是俄帝的附庸。在中國歷史上，石敬塘賣國降金，乞憐侵略勢力；吳三桂和洪承疇等也想以漢奸身份，儘量犧牲民族利益，以換取個人的功名富貴，最近的偽滿洲國，更甘心給日帝做走狗；可是在不旋踵之間，他們都遭遇到了悲慘的滅亡。

因為傀儡政權都要壓搾人民血汗，以孝敬主子，所以一切附庸國都是鬧得民不聊生，甚至于自己生產的糧食自己也吃不到，還要忍飢挨餓。東德人民已經因為飢餓，起而叛亂，朱毛匪幫統治下的情形，也是如此，人民決不會長此忍飢受餓。

二、從主觀的力量看：近幾年來我們的反共抗俄力量，已由孤軍奮鬥進而變成國際的團結了。旁的不說，單從今年十月在臺北所舉行的幾個慶祝會看，無論我們的武裝力量和海內外的人心，都足以表示自由中國的力量之日趨強大，和海內外同胞是怎樣熱烈地向政府歸心。所以，我們相信祇要反攻一聲令下，則朱毛偽政權必在內外夾攻的情形下，即趨滅亡。

但有一點，就是在沒有反攻以前，我們的準備決不可有一絲一毫的懈怠。

（上接廿三頁）

二、以團結代紛爭  
——我們過去的失敗，

主要是因為內部派系紛歧，缺乏嚴密的組織，給共匪以乘隙發展的機會，現在我們欲轉敗為勝，就得注重組織，建立制度，打破派系的界限。

三、以勤儉代奢侈

（現在還有些人根本不

知有亡國之痛，真是可

嘆！我們雖不一定像越

王勾踐斷臂，亦當勤儉持身，刻苦自勵，

養成復興的風氣才可。

# 戰鬥月刊 第二卷

（逢每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戰鬥月刊社

編輯者：本社編輯委員會  
社址：金門溪邊  
辦事處：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一〇六巷四號